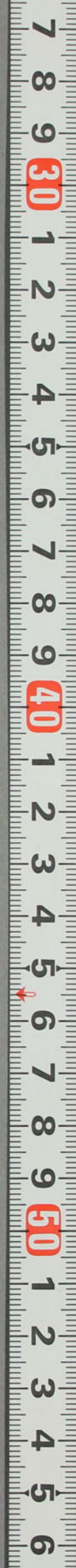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十



仁2
2805
卷15-10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三

明史與袁維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襄經二十九年
陳岳如晉而不朝

正書常也故不書
如楚不朝正者非

常也故書
程迴謂之弑蓋其

君也不曰其君賤
閻也盜殺蔡侯申

書殺何也以閻食
庶人在官者之祿

也
盜士殺人則例稱

盜閻人下賤非士
而殺人不可與士

魯襄公十二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有九年丁巳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
正者甚多而

唯書一年者
危在楚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

無傳獻公卒子襄公
惡立○衍苦且反

○閻弑吳子餘祭

餘祭卒夷昧
立一名餘昧

○閻音昏
祭音漬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成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傳曰書曰子賤之也
凡來盟皆大夫也杞

伯親來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
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

同稱盜故直稱閭
李廉僖公為成風
伐邾而春秋不予
以救患之義平公
為悼夫人城杞而
春秋不予以保小
之仁則於公私之
際審矣

高閭晉使魯歸前
所侵杞田故書杞
子來盟於士鞅來
聘之下
家鉉翁杞人春秋
爵屢升降姑闕疑
李廉此非前定之
盟亦非因朝而盟
蓋晉之治杞田非
出於公義魯之歸
杞田未必出於誠
心故杞子親來以

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於隱桓莊之世成襄而
下舍杞子無削其爵者令楚子虔無生名之者經之
變文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始書子始君
○秋九
月葬衛獻公傳無○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
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經釋不朝正于廟
也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禘諸侯有遣使賜
禘之禮今楚欲
依遣使之比說文公患之魯公以親
禘為患穆叔曰叔孫
穆叔被
殯而禘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
行禘禮○被音弗又音廢則布幣也與朝而
布幣無
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茢黍穰鄭註周禮云茢若
帶乃使巫以桃茢被除殯
之不祥○楚人弗禁楚人不
之禁止既殯而悔之禮君臨
臣喪乃

要結之耳
傳說彙纂吳能以
禮來聘春秋書子
以進之札以名書
當以杜注孔疏為
正非褒貶之所係
也公羊以札能讓
國而賢之穀梁以
與能使賢而善之
皆非經旨胡傳謂
札以讓國階禍聖
人書名以示貶則
鑒之甚矣
傳二十九年
凌推隆前後正月
公不在例不書何
獨于此釋不朝正
乎齊履謙謂季氏
無君故正月必存
君以示義是也

被殯故
楚悔之
○錄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莊公兵
死不入
北城故別
○錄
夏四月葬楚康王經不書葬
累夷狄也公及陳
侯鄭伯許男送葬二十八年朝
在楚故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至于
楚西
門之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諸侯之大夫皆送
葬至于康王之墓楚郊
敖卽位郊敖康王
子熊渠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
代子木鄭行人
子羽曰子羽時從
鄭伯在楚是謂不宜言楚君縣令
尹強不相宜必伐之喻楚君弱
如草處松
令尹必代
其君昌盛松柏之下喻令尹之
強如松柏其草不殖喻楚君弱
如草處松
相之下不能生長也蓋物不兩
盛為昭元年圍弑鄭教張本
及楚方
城之地李武子取卞卞魯邑李武子取卞邑
以自益○卞皮彥反使公治
問公治季氏屬大夫季武子
使之問公起居○冷音也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
印書追

按每朝廟但於公治而曰書辭聞守下者將叛飾辭謂聞守下臣帥
歲首謂之朝正說與之臣帥師從徒以討之以治其罪既得之矣既得之矣敢告敢告公
詳文公六年經聞月不告月孔疏揚升菴先是公行及漢聞楚喪欲還
則康王在公未至前公至當已殯矣祔所以衣尸既殯
豈容又使公親送乎要是止公送葬則有之
魏世儼晉昭侯封桓叔師服知其必替康王立鄭救而
使圖為令尹子羽知其不昌為人君者不可不審也
附見重說文從王王取寄寓之微勸公歸也

者印也猶文從王經世鈔爾書謂書上加印
王元美當使公治時未與爾書必待追而與之者蓋知公治之為人不肯欺君或既知取上事必不肯往故耳
補注聞取上李孫權使公治恐其不受辭
同上乃歸傳見襄公幾出季氏無恙意如乃濟思
穆文熙公治致邑於季氏相見則言不見則不言待之可謂不忠而嚴
魏禧公治守信類

左傳平本卷四十三

自楚公往返公治致其邑於季氏公治本從季氏得祿邑今以還之
而終不入焉而終身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其言季氏欲欺其君以取邑何必
使余何必使李孫見之李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如他
日則公治言季氏政事如前日不見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則公治終
不肯復言及疾及公治疾病聚其臣聚大夫曰遺命我死
之後我死必無以冕服斂必無以冕服斂○斂去聲非德賞
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季氏欺
季氏之家死不○錄葬靈王魯不書葬鄭上卿有事
簡公在楚鄭上卿有居守之事子展使印段往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
弱言印段年少官卑不可不可會葬子展曰與其莫往言與其不

吾可以人乎以季氏疏已對曰公治君實有國君實
自有誰敢違君誰敢拒違公與公治冕服襄公以御
其國公治同辭強之而後受襄公強與之而後公
固辭冕服不受榮成伯賦式微榮駕鸞時從公乃賦邶風式微
欲無入襄公忌季氏榮成伯賦式微乃賦邶風式微
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義乃歸公從其言五月公至

衛子鮮

李笠翁公治之不

會弱不猶愈乎

官卑年少猶勝於不往也

詩云

王事靡盬

四牡詩

以冕服斂不受季

無不堅固也言從王事

不遑啓處

啓跪也故不暇東

氏墓蓋悔恨受欺

西南北

謂驅馳於

誰敢寧處

誰敢安處

堅事晉楚

貴也當茲破虜風

服事晉楚

以蕃王室也

所以爲王室

王事無曠

供王之

成之日而有若人

之大國

何常之有

亦有何

遂使印段如周

遂使印

亦中流之砥柱哉

事無有曠

失足矣

會葬傳言周

吳人伐越

獲俘焉

以爲

附見鄭上卿有事

闕以刀弑之

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

吳子餘

祭因自

鄭有子石二人公

觀

闕以刀弑之

言以刀弑明

附鄭子展卒

即公孫

孫段即子豐之子

子石也亦曰石

又印段黑肱之子

子石也所謂二子

石也

麥

子石也所謂二子

石也

麥

民病

子皮以子展之命

饒國人粟

陳傅良印段如周

饋也子皮在喪故以父

命饋國人粟

戶一鍾

是以得鄭國

鍾

傳見晉不往會不

之民

是以得鄭國

故罕氏常掌國政

故罕氏常掌

以爲

注也

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

司城子罕即樂

曰

鄰於善

至元美吳人伐越

鄰於善

民之望也

宋亦饑

是時宋

請

申禮刑人不在君

於平公

出公粟以貸

司城氏貸而不書

使大夫

皆貸

刑人守門以獲越

於平公

出公粟以貸

司城氏貸而不書

使大夫

皆貸

之諸君如謁如餘

皆貸

司城氏貸而不書

使大夫

皆貸

皆貸

祭如僚往三輕以

而不書於策施

爲大夫之無者貸

子罕爲宋大夫之

無者貸

爲去

蹈禍此可爲千古

而不以爲德也

爲大夫之無者貸

子罕爲宋大夫之

無者貸

爲去

君人之戒

宋無飢人

叔向聞之

曰鄭之

皆得國乎

皆得

魏廬故罕氏常掌

其皆得國乎

掌宋鄭之國政

民之歸也

皆其民之

所歸往也

何以賢也古者大夫有采邑之入賜賚之渥非後世宜資狼藉者所得而實也
魏世倣罕樂貨粟與陳氏厚施將無同乎田陳氏無故為之立意為之志在專國政也罕樂有故為之偶一為之志在體國恤民而已此公私之異也

汪克寬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齊桓恤杞之闕失而城緣陵事雖專而心則公故春秋去聲

施而不德厚施而不以為德樂氏加焉宋之樂氏德有加於鄭之罕氏
其以宋外降乎其將隨宋國而盛衰乎
杞女也故平治其地故治杞脩其城也六月知悼子合諸侯

之大夫以城杞知悼子即晉荀盈合諸大夫為杞築城孟孝伯會之孟孝伯即游吉伯石即公孫段二子往會城杞

伯即仲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即游吉伯石即公孫段二子往會城杞與之語子大叔與大

文子曰甚乎言可謂大其矣乎其城杞也晉為杞築城之役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言將如晉國不恤周宗之闕也晉國不恤周宗之闕周宗諸姬

而夏肄是屏詩傳云斬而復生曰肄夏肄謂杞也屏城也謂夏肄是其棄諸姬其棄絕諸姬之國亦可知也已此意亦諸

姬是棄晉姬姓也弃我諸姬所厚者薄其誰歸之其誰望晉吉也聞

之言其大叔名棄同即異弃同姓就異姓是謂離德德不離之至舉小雅詩曰正月詩協比其鄰言人君能和叶比合其

姻孔云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之晉不鄰矣今晉鄰近其誰云之其誰云之其誰旋旋附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高子容即齊高止司徒即宋華定知伯即晉荀盈蓋城杞之會二子以事見於荀盈女齊相禮女齊即司馬侯相禮侍威賓出高子容宋司徒既出司

馬侯言於知伯女齊言曰二子皆將不免言齊高止皆亡家之主也夫

稱主言高止華定知伯曰荀盈何如言二子禍福對

書曰諸侯城緣陵所以隱其事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心既私而事亦悖故春秋別斥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補注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莪也
陳傳良其誰云之傳言城杞之役晉以十國之衆經理母家諸侯並貳

汪道昆司馬侯知子容司徒之人

穆文熙專修皆足
致禍而專則其勢
賊人故人實斃之
茲其禍又甚於修
也可不戒哉

按公臣不足故取
公之巫以充于親
也仲顏間絕句為
是

補注治杞田不書
者史無其本不錄
其末也杞田蓋魯
伐杞時所取賂田

曰司馬專則速及

自是而不敗其非

修將以其力斃

侯將而不遵法制

專則人實斃之

自是則人皆惡之

將及矣

言高止將及於禍速於華定為此秋高

○范

獻子來聘

即士鞅

拜城杞也

拜謝魯

公享之

設享燕

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幣酬賓

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

公室卑微公臣

取於家臣

取於家臣以足其數

展瑕展玉父為一耦

所謂取於家

公臣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為一耦

所謂公臣不足者

鄆鼓父黨叔為一

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司馬

耦二人亦公臣

女叔侯即司馬侯使魯歸前侵杞

弗盡歸也

魯弗盡

以侵田

其末也杞田蓋魯

伐杞時所取賂田

也

昭七年

取之不尚叔侯

公告叔侯

之取貨

平公以悼夫人

叔侯曰

以大

晉滅八國是

若非侵小

武獻以下

武公獻公晉

兼國多矣

始盛之君

杞

杞之為國

誰得治之

誰得治之

夏餘也

即東夷

雜用魯

周公之後也

以杞封魯

以杞土地

猶可

而睦於晉

而睦於晉

而睦於晉

魯之於晉也

魯之事

職貢不乏

則無以洩愾夫人杞田

盡歸

則無以洩愾夫人杞田

左傳平本卷四十二

六

六

之忿蓋歸杞田又

時至

佳玩好貨時來獻

公卿大夫

魯君與其相繼於

相繼於

諸侯解體女叔齊

朝

相繼於

史不絕書

晉之史官不絕書魯之朝聘

府無虛月

晉光君所滅國而府庫無月不

如是可矣

魯之事晉如

何必瘠魯以肥

且先君悼

諱足徵立言之妙

杞

何必削魯田而使之肥

且先君而有知也

公神靈而

合諸侯城杞而杞

有知

母寧夫人

母寧怪夫人之所為

而焉用老臣

老臣女

人因欲降從子爵

也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

書曰子

見經

仍附魯貢故來請言安用責我

賤之也

賤其用

吳公子札來聘

見經

見叔孫穆子

補注焉用老臣傳

札見穆子

說之

喜悅穆子

謂穆子

曰子其不得

節故號令不行

死乎

子謂穆子其將

好善而不能擇人

心雖好善而

語頗延年曲水序

吾聞

以我

君子務在擇人

君子以決擇

吾子為

賢否

吾聞

以我

君子務在擇人

君子以決擇

吾子為

意最陷有致

魯宗卿

吾子謂穆子為

而任其大政

而當魯國

彭士望曰子其不

舉

乃不謹

何以堪之

何以當

禍必及子

得死乎初交便說

牛作亂

張本

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

使

不得死古人畧無

工為之歌

周南召南

魯從其請使樂工為季札歌周

南

意諱如此不能擇

依其國

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哉

季札美

久如此亦不得死

為去聲

下同

召音邵

曰美哉

其聲

可懼

猶未也

猶有商紂

然勤而不怨矣

始於憂勤

故未能安

穆文惠叔孫好善

不怨怒矣

為之歌

邶鄘衛

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

之并其地

豈半得幸竟致殺

身札言早能及之

為季札歌

邶鄘衛之詩

○邶音佩

鄘音容

可謂明知冠此語

美其

淵乎

淵深

憂而不困者也

民困衛康叔武公德

於前者見札不惟

聲

化深遠

雖遭宣公淫亂懿公

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知人且知樂知樂

故以知人也

元傳平水

卷四十二

二

毛晉歌周南召南以下字一皆反覆想像光景舞象節以下語使著實聞虛見實也李九我追論古昔若身履其事而為之者孫鑣此文字在古今亦無有兩魏謩季札所至則必知其國之治亂必交其國之君子與入言必出其得失而慎其利害豈徒以知樂為賢哉此千古游客之師漢郭有道其流亞與彭士望用古評今

如是康叔周公康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是其衛風

乎識其音觀其德為之歌王詩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曰美哉季札言其聲之美也思而

不懼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其周之東乎識其音觀其德其東

周之為之歌鄭樂工又為歌曰美哉季札言其聲之美也其

細已甚識其政事民弗堪也其國民人將不能堪其命是其先王

乎識其音觀其德政苛民怨為之歌齊樂工又為歌

曰美哉季札言其聲之美也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

表東海者為東海之表式者其大公乎其大公之德國未

可量也言其國將復興為之歌豳工又為歌豳國之

曰美哉季札言其聲之美也蕩乎蕩然樂而不淫和樂而不

音有節也樂其周公之東乎周公遭管蔡之變為

敢荒淫以成王業故為之歌秦樂工又為歌曰此之

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

夫能夏則大夏大也秦能去戎狄大之至也此大之

其周之舊乎秦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為之歌魏樂

又為歌魏國之風魏姬姓曰美哉季札言其聲之美也泱泱乎

中庸之聲○風大而婉弘大而婉約險而易行險當為儉

言其儉節易以德輔此若以有德則明主也惜其國

行○易去聲也為之歌唐樂工又為歌唐國之風此晉詩也而謂

也為之歌唐之唐本唐叔虞始封之地詳見昭元年

儼然月且為物望所歸是開三吳風聲第一人孫鑣妙處只在文法變化有音有色有味有態

傳曰思深哉

季札言其國憂深而思遠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晉

唐國故有堯之遺民

不然

苟不如此

何憂之遠也

何其憂深思遠如此也

非令

德之後

美非唐堯

誰能若是

誰能如是之盛

為之歌陳

樂工又為

歌陳國

曰國無主

季札言其淫聲無所畏思故曰國無主

其能久乎

其能久乎能

鍾伯敬風十五國二南邶鄘衛鄭齊

以入存乎

自鄆以下無譏焉

鄆以下曹也言季子聞

如此與今詩小異

也○鄆音檜

為之歌小雅

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

曰美哉

季札

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大雅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文王之德乎

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故知其為周文

為之歌頌

頌者以其成

曰至矣哉

季札言其

而不佞

直者易有於佞

曲而不屈

曲者易至於屈

遠而不攜

遠者易至於

通而不偏

近者易至於偏

遠而不攜

遠者易至於

復而不厭

復

為德

遷而不淫

遷而不淫

遷動者淫蕩之漸以

復而不厭

復

者厭棄之漸

以德

哀而不愁

悲哀者愁苦之漸

樂而

自守常月新矣

不荒

喜樂者荒縱之漸節之

用而不匱

其德弘大故

施而不費

因其利而利

不至

其德弘大故

施而不費

因其利而利

取而不貪

此為取何貪之有

之有

施去聲

取而不貪

此為取何貪之有

處

之有○施去聲

而不底

守之以道雖復止處

行而不流

制之以義雖

行而不流

常運行不流

凌稚隆

季子賢明之

其文王之德乎

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故知其為周文

為之歌頌

頌者以其成

曰至矣哉

季札言其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故周之德未大

焉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謂有殷王之遺俗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廣哉

季札言其德之廣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為之歌

大雅陳文王之

曰

其德之廣太

熙熙乎

和樂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焉

故周之德未大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也此周德

猶有先王之遺民

天中記爾雅什樂
郭璞注五音別名
其義未詳
孫應鑒論詩歸重
於頌論樂歸重於
韶如百川爭流忽
會溟渤非季札固
不能以洞達古今
非左氏又豈能以
輔敘曲至

放也五聲和官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風謂之八風

德之至詳見隱公五年傳盛德之至八風皆平節有度八音克諧節有度也守有序無相奪倫

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

者象箭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曰美哉季札

儀猶有憾文王恨不及見舞大武者季札見舞武曰

美哉上同周之盛也言武王之興周也其若此乎其盛固如此乎見舞

韶濩者季札見舞殷湯韶濩之樂曰聖人之弘

也言湯聖人其德弘大如此而猶有慙德湯慙於始伐也聖人之難也

處世變見舞大夏者季札見舞大夏之樂曰美哉上同勤而不

德勤勞水土而不自矜其德非禹其誰能脩之非禹之聖誰能脩治其功見舞

韶箭者季札見舞虞舜韶箭之樂曰德至矣哉季札言舜之德極至矣哉

大矣與天地同其大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天之無不覆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雖聖人之

其蔑以加於此矣其無以復加於舜矣觀止矣止於此矣若

有他樂雖魯復有它國之樂吾不敢請已言不敢請觀之矣蓋魯用四代之樂故及

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其出聘也季札之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

既遣札通嗣君而後死札以六故遂聘于齊季子遂

于說晏平仲季子喜晏嬰之為人謂之曰季子謂

速納邑與政子謂晏平仲速以祿邑政事納歸於齊侯無邑與政不受祿

乃免於難乃可免於齊國之難齊國之政齊國執政之權

至元美魯備六代
之樂而止用其四
故曰有他樂
穆文熙季札觀歷
代之樂入於耳辨
於心興以治亂不
爽毫末可謂明智
之甚所以能脫履
而乘之吳其以延
陵終身足繼大伯
之楚也已
診士望納邑與政
與人一面輒效忠
告然非君子不可

施也

將有所歸必將有所歸未獲所歸若政權未歸難未歇也歇

李笠翁以嬰之智必待季札而始免樂高之難札之為邑於公從季札之言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樂高之難

入豈易及哉其讓昭八聘於鄭季札自齊見子產季札見如舊相識見

國而不居蓋亦通故交與之編帶緇帶與子產謂子產季子

移又熙子產為政裁抑公族補其衣冠正其田疇義乃本此

附見凡物貴以其禮當戒謹恐懼不然謹禮鄭國將敗鄭國將敗適衛

少故也吳地綿公鄭地紆少故貴之然所受之國其物適衛說遽瑗即遽伯玉史狗史朝之子史鮒史鮒音秋公

多矣故杜云損已身所貴而不為彼身貨利也

子判字南公叔發公叔公子朝季札見曰衛多君

子言衛國君未有患也未有自衛如晉季札自衛將

宿於戚戚孫文子聞鍾聲焉聞孫文子奏曰異哉怪

父之吾聞之也辯而不德爭辯而必加於戮

刑戮必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夫子謂孫林父懼猶

不足猶自不足而又何樂何暇作樂夫子之在

此也孫文子之猶燕之巢于幕上言其君又在殯衛

公卒而可以樂乎禮為舊君有遂去之季札遂去文

子聞之季札之言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適晉至晉

說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獻子即魏舒季札見曰晉

沈雲將季札當餘

左傳平水卷四十三

二十一

祭之喪未踰年而請觀周樂乃以在殯不樂貴孫文子乎札於是有所考古之心焉非以為樂也札不義其國托使而心其於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之樂之觀無與責焉可也

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萃集於趙韓魏三家說叔向季札見叔向而將行將去謂叔向季札告叔向曰吾子勉之勸叔向勉之君後而多良晉君後汰而多自賢其臣大夫皆富晉之大夫皆富盛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吾子好直吾子謂叔向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必思危行言孫○秋九月齊公孫蠆即子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放者宥之未出高止書曰出奔實放罪高止也所以示高止有罪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高止好掠人之善自為功且專且專權故難及之故禍難及○冬孟孝伯如晉孝伯即仲孫羯報范叔也范叔即士陳卧子秋九月自高止奔燕而燕以夏來聘附錄為高氏之難故秋齊逐高止為去聲高豎以盧

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補注高止實放而以奔告傳既安釋說者併疑其事經世鈔自為功病尤在此三字有為之人宜知之

穆文熙伯有子哲之怨始此然世為行人而避難各在子哲伯有之惡別自有在不必以此並論也

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間丘嬰帥師圍盧攻高豎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言苟為高氏立後請致邑請還盧邑於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鄫敬仲高侯也齊人從其請立高侯敬仲也以高侯為賢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高豎得齊立後乃致其邑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旃猶之也晉人善高豎致綿邑而寘之附錄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即鄭子辭不言鄭方不睦於楚而使余往而使余往是殺余也是使楚殺我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子哲世為行人子哲曰可則往言可往難則已若有患難則不往何世之有何世為行人之有伯有將強使之伯有將強上聲子哲怒子哲怒將伐

按與如字助語也
即倒句又見昭元
年

孫應釐季札謂子
產鄭之執政修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
至此果驗

湯應龍禪讓以入
事天意而知子產
之將得政其知識
亦自俊偉超卓子
產遇事必載之適
野而謀有以也

伯有氏子皙將攻伯有而殺之大夫和之諸大夫共十二月已

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為盟於伯有之家以禪謀曰

禪謀鄭大夫言此盟於伯有氏也是盟也其與幾何必不能

詩曰巧言詩君子屢盟屢盟則無信亂是用長此禍

以滋長也今是長亂之道也今此無故要盟於伯有

禍未歇也禍難之與必三年而後能終解也必三

能然明曰鄭大夫政將焉往鄭國之政其將安禪

謀曰善之代不善不善言善人之代天命也此上天

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鄭國若舉執

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鄭國若擇善則世隆也

子產之德為世所高天又除之天又為子產奪伯有魄使伯有

神自取子西即世死之後將焉辟之雖欲避子產

天禍鄭久矣上天降禍於鄭為自已久其必使子產息之其必使

息其乃猶可以戾戾定不然苟不如此將亡矣鄭國將有

經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蓬罷來聘楚子蓬

罷罷書名氏儼然無異於中國矣罷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立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天火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王子瑕奔晉不

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諡也

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奔許嗜酒荒淫自許入

左傳平水卷四十三

補注將亡矣傳為
駟良之亂張本且
起子產為政事
襄經三十年
高閼公踰年在楚
楚郊敖新即位故
便蓬罷來聘以報
之自文公九年未
嘗交聘今蓬罷之
來益為恭也自是
吳楚皆不復來聘
矣
孫復蔡世子般稱

世子以弑其般之惡也不言其父而
言其君者君之於
世子有君之尊也
有父之親也以般
之於尊親盡矣不
曰者脫之
陳宗之墓宋共姬
薛氏曰古者夫人
無諡從夫之諡東
遷之後其制隨矣
共姬執禮而死宋
人不加非禮之
諡
傳說彙纂鄭良霄
出奔而君大夫國
人共盟之猶魯盟
東門氏叔孫氏臧
氏也其位之絕可
知矣胡傳主劉敞

于鄭不言復入○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諸侯之大夫不序晉之不足以

主盟自宋始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見經通嗣君

也鄭叔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楚故來繼好

穆叔問其對曰遠罷吾儕小人言我輩食而聽事食為政何如

猶懼不給命猶恐不給於君之命令而不免於戾而不免於戾

焉與知政安敢與知楚國之政問問焉穆叔再三問之

不告遠罷終不肯言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

大事言王子圍將有弑君之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即遠罷將與其事助之

匿其情矣遠罷不言其為政是助子圍藏匿其邪隱之情矣蓋子圍素貴鄭放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

○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產相鄭簡公往朝于晉

○相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叔向問子產以鄭國之政如何對曰

吾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得見不得見未可知在此歲也決在今歲

駟良方爭駟氏子哲也良氏伯有也言二家方爭鬪未知所成未知其若有所成

有所成若得所平吾得見我不得見乃可知也乃可知其叔向曰不既和矣乎

向曰不既和矣乎前年大夫已與兩家為和盟于伯有氏對曰伯有侈

而懷伯有侈汰而狼懷子哲好在人上子哲好勝欲居人上○好去聲莫能

相下也二子不能降心相從雖其和也雖已和為盟外貌相從猶相積惡

經世鈔駟良方爭大臣不和為國之

憂如此莫能相下
大臣之爭只在三句

也猶相怨恨惡至無目矣

怨惡之至不能久矣為

錄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杞在前年

陳卧子唐詩有年

至是晉悼夫人為之享

食以酬其勞○食音似

絳縣人或年長矣

本此

○長張

無子

故自受役而往

亦自往受享

與於食

按毛晉鍾評本讀

上聲

與於悼夫人之

有與所與疑年

疑其年

使之年

無子息故自受役

亦自往受享使之

年曰

臣小人也

不知紀年

不知紀年

臣生

年下有杜注十五

字曰將有所與見

其年老疑其年使

言其年元繼數數

本他不經見有此

注宜除去恐後人

附說也

經世鈔使之年食

諸朝

吏皆不知故疾

師曠曰

子野魯叔仲惠伯會卻

至令

三之一也

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

故為三分六甲之一也

吏走問

有四十五甲子矣

自始生至今凡歷四

百四十有五甲子矣

其季於今

末

必序齒為坐次者

與其年老相似者

故使之自言其年

補注臣生之年說

見傳五年

孫鑣此老想脩道

家術故謹於記甲

子而疎於年造語

俱工然亦覺緊要

凌稚隆老人自始

生至今日凡得全

甲子四百四十五

季末也凡甲子一

周六十日其末一

甲子至今日癸未

止得二十日故云

三之一

至元美此等瑣屑

本不足紀特因有

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

千七百一甲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

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魯文公十一年乙巳惠伯會

歲也

兼言此

狄伐魯

長狄鄭

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

于鹹

莊叔即叔孫得

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虺之

役得

臣獲長狄三人

而皆以名其子

得臣生子待事而名

之故名宣伯曰僑如

僑如

獨虺無聞

七十二年矣

自乙巳至今今年戊午七十四

年而言七十二年以甲子計

計

也史趙曰

晉大史

亥有一首六身

古亥字二畫在上

是其日數也

六為身

下一如身

身旁如身當為收字

置

是其日數也

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

蓋以二

士文伯曰

士

弱

伯瑕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此說四百四十

五甲子其季於

五

甲子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

千七百一甲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

四

甲子其季於

五

甲子其季於

趙孟以絳人為絳縣師之事故詳其端於此
按據經數之七十
四年矣然彼文公
十一年三月乃夏
正正月而此年二
月即夏正十二月
於夏正恰七十三
年也
凌雅隆自乙巳至
今年戊午首末七
十四年而曰七十
三者蓋計其全數
而言滿七十三
也
同上史官趙名古
亥字二畫在上三
人在下故以二為
首以六為身下猶

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趙孟問其縣大夫
趙孟即趙武問其縣大夫為誰則其
屬也則趙孟之召之趙孟以老人為而謝過焉且謝
知人曰武不木趙孟自稱各任君之大事當任晉君
以晉國之多虞以晉國憂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
而用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老人自莊至老不仕而
非武之罪也言此乃我不敢謝不木敢謝我遂仕
之遂使老使助為政使老人助辭以老老人以年老
與之田乃與老人使為君復陶使老人為晉君復陶
服又福以為絳縣師以老人為絳縣師掌地城辭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興
陶音桃尉使狐老而廢其職於是魯使者在晉適在晉國

置也如往也除
亥上二畫在置身
傍二畫為三萬三
六為六千六百六
旬此老人初生至
今之日數也因亥
畫似算法故假之
以為言而下如二
字亦用算法之義
同上凡一甲子為
六十日總之合有
二萬六千七百日
其未之甲子止得
三分之一故少四
十日此說上文亥
字之日數也
按一歲全日三百
六十五日四分日
一乘七十三得
二萬六千六百六

○使歸使者以語諸大夫以絳縣老人之事告李武
子曰晉未可媿也言晉未可媿有趙孟以為太
夫為政卿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即土文伯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有史趙師曠之賢而備咨有叔向女齊
以師保其君有叔向女齊之賢以其朝多君子晉之
聚其庸可媿乎其用可媿勉事之而後可勉力事
可也傳言晉所以強也錄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
夫盟及其大夫盟以平之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
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誾盟故君子知其禍難之未已○難去聲○蔡景侯為
太子般娶于楚娶楚女為太子般通焉蔡景侯私太
之婦○為去聲

十三日四分日之
一此取整數除去
三日四分日之一
附見謝過趙孟自
謝已屬大夫有此
賢老未能用
彭士望七十三
於世其與有幾
世俗較量鮮不心
慢而父子謝過殷
勤淋漓愛重一片
虛心至誠使千載
抱負人讀之心死
涕出
魏世儼趙孟謝過
且使鄰國加敬文
過者自以為智真
太愚太惑之人矣
按潛確類書云復
陶表也

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滔而不○初王儋季卒儋季周
儋父恒有子禍也其子拈將見王而歎拈儋季之子也除服見靈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愆期周卿士單公子過諸
廷愆期行聞其歎而言聞儋拈歎曰此曰字以下烏
乎發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人以告王愆期入
靈王且謂必殺之必殺儋拈不感而願大顏容不感
視蹠而足高目視蹠疾而心在他矣儋拈之心不
殺不殺必害必為王王曰靈王童子何知童子謂愆
及靈王崩靈王崩在儋拈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
為亂欲立之佞夫弗知佞夫弗與謀戊子儋拈圍為

評苑以為絡之縣為周
師也周禮縣師上邑
士二人
經世鈔晉不可瑜
也善于規國
李于鱗此因趙孟
而及伯瑕史趙師
曠叔向女齊諸人
見晉之多君子
陳明卿蔡侯為太
子般娶于楚城杞
之會以悼夫人故
澶淵之會以宋災
故二者謂非恤小
救患之舉則不可
然蔡般弑君其禍
寧不大於此者而
晉之不問何居蓋
蔡即楚久晉以為

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大夫以
僧拈欲立佞夫故拈瑕廖奔晉瑕廖皆儋拈之黨故
殺之過音戈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見經罪在王也佞夫不○或
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禧禧出出禧禧熱心出出
鳥鳴于亳社亳社殷如曰禧禧鳥聲
甲午宋大災曰災宋伯姬卒伯姬遇火
為火所待婦也甲午宋大災曰災宋伯姬卒伯姬遇火
子謂宋共姬共姬即伯姬從夫女而不婦言共姬知
蔡即楚久晉以為婦之道義事也從

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啟兵端以故有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蓋詩所謂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者也

凌雅隆佞夫弗知

天子得專殺故春秋無天王殺大夫

文佞夫實不知謀而景王殺之失親親之道故書王殺以罪恃華也

補注罪在王天王以討亂告陳氏曰

傳釋五大夫實殺佞夫而書王且明天子諸侯具君同例

天子諸侯具君同例

以處事可也時共

附錄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

臨盟歸自陳

復命

告大夫

曰陳亡國也

言陳之為國

不可與也

聚禾粟

以爲糧食

繕城郭

恃此二者

而不

撫其民

深米粟非不多

公子侈

其君

弱植

陳之君植立寡弱

公子侈

陳之公子侈

太子卑

陳之太子卑

大夫敖

陳之大夫驕傲

政多門

陳之政權不由一人

以介於大國

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

能無滅乎

不過十年矣

不過十年矣

故言不過十年必亡

秋七月叔弓如宋

叔弓魯

叔弓魯

葬共姬也

傷伯姬之遇災

鄭伯有嘗酒

伯有即良

酒者

爲窟室

窟室其

而夜飲酒

爲長夜

擊鐘焉

奏樂於地

朝至未已

至天明

伯有之家臣來

朝者曰

朝者曰

公焉在

公謂伯有

安其

人曰

吾公在壑谷

壑谷窟室之別名

皆自朝

皆自朝

布路而罷

布路分散也

罷排上聲

既而朝

既而朝

歸而飲酒

伯有既歸

庚子子哲以駟氏之甲伐而

焚之

焚之

醒而後知之

及伯有酒醒而

遂奔許

伯有遂

大夫聚

醒而後知之

及伯有酒醒而

遂奔許

伯有遂

大夫聚

醒而後知之

及伯有酒醒而

遂奔許

伯有遂

大夫聚

不察其妄伯姬歸
宋至是四十四年
蓋六十餘歲使有
姆存又已加老非
唯不可待實亦不
必待也

彭家屋古者賓主
百拜而酒三行故
終日飲酒而不得
醉為其有節也後
世過焉沈湎而不
知返而酒禍作矣
子及鄆陵之役伯
有穀谷之飲皆其
明驗也大禹疎儀
狄武王作酒誥良
有以哉
陳廣野窟室擊鍾
與醴而後知即古

之為酒池者未聞
有是豈天以酒奪
伯有之魄而以此
耶
孫鑣平三敘去事
亦詳核而不甚濃
腴
穆文惠伯有耽嗜
于酒怠廢朝政醉
而見逐醒而後知
此不數為人也羊
肆之變其宜有哉
魏禧按子皮語止
此其意亦惡伯有
而未明言與子產
意畧同
增補合注誰知所
敵敵盡也
王百穀姑成吾所
復喜○
伏後從天所與及
與音預

謀鄭大夫聚謀所子皮曰即軍仲虺之志仲虺湯左
相志書也

云其書亂者取之國之亂者亡者侮之國之亡者推
亡滅亡者推固存而重之國之利也家可享其利

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段也三伯有汰
修伯有孤特無黨加故不免故伯有不人謂子產就

直助疆時人或告子產當就子哲之子產曰豈為我

徒徒黨也言我豈於國之禍難○國家之有禍難誰知

所故誰能預知或主彊直三家若能直難乃不生何自

而生今三家未能姑成吾所附麗為所辛丑子產

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伯有氏為子哲所攻有死

之歛不及謀不與於大而去遂行而遂印段從之義子

產所為從子皮止之使毋出奔衆曰子皮人不我

順人謂子產也言何止焉又何必止子皮曰夫子禮

於死者夫子謂子產加禮況生者乎則其加禮於遂

自止之遂自留壬寅子產入子鄭癸卯子石入印段

入鄭皆受盟于子哲氏與子哲盟乙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大宮鄭簡公及其大夫盟于盟國人于師

之梁之外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鄭伯有以

故忿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及聞子皮之甲

曰子皮與我矣言子皮與我同好不伐我矣及晨自墓門

伏後從天所與及與音預

王百穀姑成吾所復喜○

伏後從天所與及與音預

墓伯有案

之潰入

墓門鄭城門伯有早晨自城門之溝潰而入○潰音豆

因馬師頡

頡即

彭士望姑成吾所

此乃公正莫作兩子羽孫也為馬師之官伯有因之

介于襄庫

介甲也用襄庫之兵甲

以伐舊北

穆文熙不為黨不

門

以伐鄭伯駟帶帥國人以伐之

駟帶子西之子子

而超然自免子產

人以伐

皆召子產

駟氏伯有俱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之知可謂絕人然

子哲伯有皆子產兄弟

故言兄弟而及此禍

吾從天所與

兄弟恩等故無

必能止于駒哉

所與者

伯有死於羊肆

羊肆市列也駟氏攻

子產祿

經世鈔不及謀即

之

子產衣襲伯

枕之股而哭之

以伯有之尸枕於已

魏世微印段從之

有而祿之

枕之股而哭之

以伯有之尸枕於已

之股而後哭之○枕

行開東漢諸君子

去

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

為伯有棺歛而殯

經世鈔子貢子產

市側者之家

既歛

而葬諸斗城

又葬伯有於子馬

入古之出奔以同

地為罪故子子之

氏歛攻子產

駟氏怒子產殯

子皮怒之欲攻子產曰

陳明卿子產既歛

禮

國之幹也

國之有禮如木之

殺有禮

子產行

伯有之臣在市側

禮為道

國之有禮如木之

殺有禮

子產行

者又墓諸斗城其有

而殺之是

禍莫大焉

國無禮如木無幹將無以

乃

有禮亦至矣已而

殺有禮之人

禍莫大焉

國無禮如木無幹將無以

乃

又立伯有之後以

撫其魂使少為厲

其稱始成吾所者

聞伯有

不人

經世鈔兄弟恩等

八月甲子奔晉

子大叔

駟帶追之

駟帶自追子及酸

要當順伯有固

及酸

與子上盟

子大叔駟帶結盟

用兩珪質于

後然以世行使子

河

神○質音至又如字

使公孫肸入盟大夫

子大

致死但當論恩耳

鄭與諸大夫盟

已已復歸

子大叔

書曰鄭人殺良霄

魏世儼憂嬰侯崔

經

不稱大夫

不言鄭人

言自外人也

既出位絕非

氏既門入哭三踊

而出子產斂伯有

書

殺其大夫

言自外人也

復鄭大夫也於

氏之死者殯之其

子矯之卒也

子矯即公孫蠆

卒在十九年

將葬

公孫揮與裨

而卒免於難世人於親厚至患難而去之自以為明哲保身而身不保者亦不附者真枉作小人也

至元美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婁星中而天明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亡之道雖微公孫黑者能免於死乎既亡而又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去名以討罪之詞也

竈晨會事焉

公孫揮即子羽與鄭大過伯有氏二子夫裨竈早晨往會葬事

其門上生莠

莠草也見伯有之門子羽曰即公孫揮

其莠猶在乎

以莠喻伯有也問其猶在者以伯有後知其不能久存也於是歲在

降婁

歲星也降婁奎婁也歲星時降婁中而且周

可以終歲

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故言伯有猶可以終歲星一周之數歲不及此次

也已

歲星不再及此降婁及其上已及今年伯有死歲在婁

之口

婁管室東壁星也二十八年歲星滿在玄枵管室之口

其明年乃及降婁

明年歲星乃及降婁果如僕展

從伯有

僕展鄭大過伯有黨與之皆死有皆死羽頡出奔晉

伯有為亂

故出奔為任大夫大夫○任音士雞澤

之會

鄭樂成奔楚鄭樂成以遂適晉樂成自楚往晉羽

頡因之

馬師頡乃與之比而事趙文子比周而事趙

文子

言伐鄭之說焉羽頡乃進伐鄭以宋之盟故

宋盟約

不可不伐鄭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

羽頡為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為掩年為大司馬

而取其室

掩之室申無宇曰無宇王子必不免

必不免

善人之國之主也國家之王子相楚國子

於禍

令尹故云相將善是封殖所當為國家而虐之

罪者上宜殺而不

楚國○相去聲將善是封殖所當為國家而虐之

可取室也況王子

殺為是禍國也國家也且司馬之官令尹之偏

圍所為其類此者

掩是禍國也國家也且司馬之官令尹之偏

非一端能無禍乎

偏佐而王之四體也皆楚王股肱之大臣絕民之主為掩之善可為民之

也宗主今殺之是棄絕民之主也去身之偏為掩之善可為令尹之偏

也上聲艾王之體為掩之善可為王之體也何以得免

禍其國以貽其禍無不祥大焉其不祥善莫大於此何以得免

何以得免於禍其後子圍為靈王昭十三年果遇弒為宋災故為宋火災之故為宋災故

諸侯之大夫會晉合諸侯之大夫為會以謀歸宋財謀以財歸宋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

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皮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見經

既既會而無歸於宋言既會而不能踐其言無所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故經不書諸大夫名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言盟會之信不可不謹也澶

淵之會此會卿不書不書諸大夫名不信也以其無信也夫諸侯之

上卿列國在會大夫皆上卿會而不信會而失其信寵

名皆棄寵謂族也族與名皆棄不書不信之不可也如是不可失信也如是

此詩曰舉大雅文文王陟降言文王之德升降而接於天降下而接於人

在帝左右常若在天帝之左右信之謂也惟其信是以合天德

也又曰不信之謂也恐其不信不書書曰某人某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經不書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

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敗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譁其夫人未聞克已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

歸財者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

同文不書魯大夫孫豹諱之也財諸大夫許而

起祖兵之讖而中國賴焉故也則遣

使往恤焉足矣何至大令十國

之大夫以謀之又

率無歸於宋豈不過乎蓋伯業具此

衰矣經世鈔古人每有此引詩書不通處

然文甚可誦

補注尤之也陳氏

曰傳明經特書故

譁之也陳氏曰傳

釋魯不書他國之

陳說非傳所及
按君親有隱諱乃
尊尊之義也

經世鈞國之上卿
未死而授人政者
楚子文晉范武子
鄭子皮而已

其奚不服如以賂
則鄭國稱小而族
大寵多藉令不逞
之輩攔然有要其
上之心而相效尤

以求賂焉將安取
以給之其何安定
之有然則子產不
知為政欤是又不

然鄭國之大臣不
知久矣子產以子
欲

政代子
有事伯石
伯石即公孫段鄭
國有事欲使伯石
賂與之邑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言為鄭大夫
共憂鄭國事
奚獨賂焉

子產曰無欲實難
言人不
能無欲
皆得其欲
皆得

以從其事
以從國
家之事
而要其成
功○要平聲
非我

皮之讓一旦秉國
之政設非相從以
悅其心其誰帖然
而順令者洵乎政

成而大夫之忠儉
者與之沐修者斃
之子產豈賂賂之
云乎哉故必有子

產之志則可
孫應鑒孟子論為
政先巨室子產此
舉非過也又子皮

虎帥以聽之言可
以為人臣忘己用
入者之法

經世鈞要其成焉
相者不可不知此
人但知子產持正
守義豈知其含弘

悉指如此哉然在
去

不歸客主皆敗君子以尊尊之義君
親有隱故畧不書魯大夫以示例也○附鄭子皮授

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
辭子產辭不肯知政曰國小而

偏鄭小國也而族大寵多
恃寵者多也不可為也

治也言子皮曰虎帥以聽
帥公族以聽命誰敢犯子

不可治子謂子產言誰
敢犯子之命令子善相之

子善相相鄭國○相去聲
國無小無有

小能事大事小國能
國乃寬為大國所恤子產為

政代子有事伯石
伯石即公孫段鄭國有事欲使伯石賂與之邑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言為鄭大夫共憂鄭國事奚獨賂焉

子產曰無欲實難
言人不不能無欲皆得其欲皆得

以從其事以從國家之事
而要其成功○要平聲非我

有成乃出於我其在入乎
豈在於他人乎何愛於邑何愛於

邑將焉往安往○焉音煙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

和順以四國何尤焉
心怪也言四國相違戾而相從也欲

曰安定國家欲安定其
必大焉先姑先安大

王茂弘為之又得
失一矣
孔之達授子產政
人有才知識力高
於我者但置之左
右使為輔佐尚有
濟事今子皮曰虎
帥以聽反將己身
做一幫輔之人此
等處不特見大臣
休容之德其識力
自是不可及又云
如適音用幣在子
皮當日不免益見
撥政不可已處
穆文熙伯右讓不
由衷其終為變所
以子產惡之
經世鈔惡其為人
使次己位妙二既

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
謝於君
使次己位
之使亞己位
○子產使都鄙有章
子產是以惡伯石尚
虛飾不誠實○惡去
為政使國都及邊鄙
上下有服
公卿大夫
服不相踰
田有封洫
田邑有封疆溝洫
盧井有伍
盧舍也九夫為井盧
井有五伍相保之法
人之忠儉者
大人謂卿大夫
之忠直儉約者
從而與之
而賜與之泰
侈者
驕泰侈
因而斃之
隨其有罪
豐卷將祭
豐卷字
祭於家
○請田焉
請田獵
以供祭
弗許
曰唯君用鮮
國
卷音捲
君之祭必用
眾給而已
眾臣之祭取足於芻豢而
野獸之鮮
眾給而已
已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子
張怒
子張即豐
退而徵後
退而召兵
子產奔晉
子產
較而
子皮止之
子皮止
而逐豐卷
以其欲攻子
豐卷
出奔

示尊寵以安其心
又勢近地迫其舉
動皆得知而牽制
之然此等須度我
力能制彼乃可否
則引盜入室抱虎
而寢我未制彼而
先為彼所制矣又
不若推而遠之使
不得以間我也
彭士望田有封洫
春秋列卿善政每
從田廬做起是踏
實地學問
經世鈔從字妙以
我從彼先施而納
交則善者固因字
尤妙因彼之譽乘
機而不斃則惡者

奔晉
豐卷被
逐而出
子產請其田里
於公不沒入官
三年
而復之
三年乃召豐
及其田里
以其舊田
及其人焉
及其田里
子產始從
輿人誦之
輿人歌謠
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取衣
曰取我田疇而伍之
抱畔為疇兼井者失志
孰殺子
孰有能殺
吾其與之
我當助
及三年
及從政
又誦
之
又歌謠
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
子產
誨之
我有田疇
田疇雖
子產殖之
子產能為
子產而
死
子產若百
誰其嗣之
誰能嗣續其善政
哉傳言鄭所以興

權同上請田里不獨
親親之義亦所以
安強家之心
同上宋蕩澤之亂
華元自奔幾於不
友其魚石五人出
舍雖上不從華元
之止頃刻而決澮
閉門矣合子產事
觀之便知事機作
用所在
王元美以孔子為
政而有靡裘之謗
況子產乎蓋民不
可與慮始可與樂
成故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三

左傳評林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四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三

襄經三十一年

經三十有一年巳未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

邵寶魯襄公作楚

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秋九月癸巳子野

死衛出公效其言

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妖孽見乎四體固

其然哉諸侯來會葬於是始○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

何休公朝楚好其

其君密州黎比公弑展與立

官歸而作之故名

傳三十一年○錄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自澶淵見

之云爾

孟孝伯穆叔見語之告孝伯○語去曰趙孟將死矣

家鉉翁魯君未嘗

會天二之葬而滕

君來會魯葬滕之

來魯之受皆敗也

左傳評林卷四十四

自曰亡豈句賣

程頤言子虐國人言晉趙武其語偷偷苟且也其不似民主不似治民之土且

年未盈五十成二年戰于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

而諄諄焉諄諄鄭重之貌如八九十者如八九十歲

弗能久矣弗能久在若趙孟死若趙武既死為政

者其韓子乎韓起其當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吾子謂

可以樹善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君子也韓

晉君將失政矣晉平公將失其政權矣若不樹焉若不樹

使早備魯使韓起早既及其而政在大夫失政

韓子懦弱韓起為人大夫多貪諸大夫多貪縱求

欲無厭欲求嗜欲無有厭足齊楚未足與也魯不堪晉求

魯其懼哉魯國其可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言人之

誰能無偷誰無苟且朝不及夕朝之所為不及其夕將安

用樹安用穆叔出而告人穆叔語畢而曰孟孫將死

矣言孟孝伯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我告以趙孟之偷而又

甚焉孝伯又言朝不及夕又與季孫語晉故穆叔又與

季孫不從季武子不及趙文子卒在昭晉

公室卑晉平公失政政在侈家政在大夫韓宣子為

政韓宣子不能圖諸侯不能圖度魯不堪晉求魯不

讓韓起讓讓惡弘多讓讓邪惡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

齊子尾害間丘嬰子尾即公孫蔓以間丘嬰為己

錄附齊子尾害間丘嬰子尾即公孫蔓以間丘嬰為己

故咎在執政故咎在執政

同平丘之會陳晉之誅求誅求

氏曰傳言晉衰之故咎在執政

害
 欲殺之
 欲以計殺嬰
 使帥師以伐陽州
 陽州魯地使間丘嬰帥師伐魯
 陽州
 我問師故
 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夏五月子尾殺間丘嬰以
 說于我師
 言伐魯者間丘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
 工倭灑消竈孔虺

四子、嬰之黨故出奔、○僂音
婁、麗音洒、省音膏、又星上
出群公子ス

乃逐羣公子而出之爲昭十
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
襄公適楚
好其宮歸

而作穆叔曰大誓云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民之所欲

言民心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之視聽皆因乎民，故必從其所欲。君欲楚也，夫

故ル作ス其宮ヲ、故ニ好ム楚ヲ而シテ若シ不レ復シ適ス楚ニ、若シ不レ再ヒ往キ

必死是宮也。則襄公必死於此宮。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叔仲帶竊其拱壁仲拱壁公大壁也叔帶乘亂竊之以與御人

諸以拱壁ヲ與內者其襄納壁於侍而從テ又ラ之而後從御

侍御之人。言其懷人之懷。而後見之。人取璧。

由是得罪爲故其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

歸之子子野古鄭如國敬歸夏公次于季氏季氏

秋九月癸巳卒子野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已亥孟孝伯

卒終穆叔言○錄附立散歸之娣齊歸之子今子禍齊諡也

野禍齊歸所生立以爲君
穆叔不欲叔孫穆叔不欲立曰太子

死ス言ハ立立君君之之禮禮
有母弟則立之有天子之同母無則

立長^ヲ無太子之同母弟則擇庶年^ニ均^ニ賢^ニ若二人年

子之年長者立之。○長上全金。鉤賢等則上其吉者。

而立之。此先人事而後卜筮也。

之道也。此言先立
嗣之正道。非適嗣
○適音的。何必媿之乎。

三傳子孫四

作三軍入鄆而諸大夫則而象之蓋以兵權分於二家故也至其末年南面朝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

凌稚隆書法子野與子般子赤無異辭或季氏固子野賢忘而圖之而以毀言於朝與穆文熙叔孫據禮以論昭公甚爲切當季孫不聽自貽逐君之罪故易貴詢謀僉同詩刺自有肺腸凡事且然況立君乎

侍御之人以拱壁與納諸其懷納壁於侍而從取之而後從御
 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叔仲帶之所○立胡女敬
 歸之子子野胡歸姓國敬歸襄公次于季氏次舍于
 秋九月癸巳卒子野毀也過哀毀瘠○己亥孟孝伯
 卒終穆叔言○附錄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諡也
 稠齊歸所生立以為君是為昭公○稠直由反穆叔不欲叔孫穆叔曰太子
 死言立君之禮有母弟則立之有太子之同母弟則以次當立無則
 立長無太子之同母弟則擇庶年鈞擇賢若二人年
 擇賢者子之年長者立之○長上若二人年年鈞擇賢若二人年
 而若二人年義鈞則上若二人年而若二人年立之若二人年此先人事而後上若二人年古
 之道也此古先立非適嗣子野既非適何必姊之子何必姊之子
 詞之正道適音的

經世鈔嘉容二字
妙時人以昭公為
知禮正在此

同上為季氏憂立
禍之權在季氏故
穆叔以此言動之
其後事適合耳穆
叔豈助季氏者

增補合注社為兩
燕尾綴於衣以掩
裳旁除者也

何必立其 且是人也 且昭公之 居喪而不哀 哭不依

常也昭公則 在感而有嘉容 毀無容在感之常也 是

謂不度 是謂不 不度之人 凡不遵法 鮮不為患 少有不為

國之 若果立之 必為季氏憂 必為季氏之害

果攻 武子不聽 卒立之 昭公比及葬

公在十月 三易衰 衰喪服也昭公所衣之衰婦戲無

昭公十九年矣 昭公立時已 猶有童心 兒童之心猶

婦戲無度衰 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必不善終於

魯為昭二十五年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 見經

多涕 急情不敬 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 言滕成公

怠於其位 怠情不敬 而哀已甚 而哀哭 兆於死所矣

已矣 能無從乎 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

公五月 附錄 公薨之月 今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相鄭簡公以朝 晉侯以我喪故 有喪之故 未之見

也 鄭伯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子產使人盡毀鄭伯

壞音怪 而納車馬焉 行之車馬焉 士文伯讓之

責讓其毀 曰其辭 敝邑以政刑之不脩 晉國以不能

冠盜充斥 言盜賊之多 無若諸侯之屬 無若屬

辱在寡君者何 辱者無以待之 是以令吏人完客

左傳平水卷四十四

鍾伯敬晉侯重於
見賓者謂以魯喪
故推此心以及鄭
則何至舍於隸人
而莫之省也耶恤
喪禮也睦鄰獨非

經世鈔如此舉動

禮乎

所館是以使人條完諸侯高其開闔開闔也里門

衡門謂之閤高作館舍之厚其墻垣垣亦墻也厚以

無憂客使無令客使及盜賊今吾子壞之吾子謂子產壞其

雖從者能戒雖鄭之從者知所戒備○從去聲其若異客何他國

來者何以待之以敝邑之為盟主以晉為諸侯之盟主繕完葺墻葺覆

以待賓客以待諸侯之賓客若皆毀

之若人人皆毀壞之其何以共命其何以供應諸侯之命○共音恭寡君使

句請命士文伯名句字伯瑕與范宣子士句同對曰

以敝邑褊小以鄭國褊狹小寡介於大國介間也間誅

求無時誅責需求於鄭無有常時是以不敢寧居是以鄭君不敢安居其國悉

索敵賦盡索鄭國土地之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

逢執事之不聞通遇晉國未有而未得見而未得見於晉

君○見音又不獲聞命又不待聞命未知見時未知與

現下同不敢輸幣不敢以幣帛輸亦不敢暴露亦不敢

幣帛暴露於其輸之其輸幣帛而納之則君之府實也則皆

庫之物非薦陳之不敢輸也不敢以非禮其

暴露之其暴露於道路則恐燥濕之不時則恐天時晴燥而

朽蠹致使幣帛朽腐蠹損以重敝邑之罪增重敝邑不敬之罪僑聞僑子

言我文公之為盟主也晉文公之為諸侯盟主也宮室卑晉君

所聞官室務從卑小○無觀臺榭有屋曰榭○觀音貫以

二事平水卷四十四

天祿識餘繕完葺三字皆一義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於義為葺覆墻屋○葺音集

同上此雙關勢亦頓挫有節奏宮東萊原所以毀垣之故甚得尊晉之體

崇大諸侯之館

惟諸侯之觀舍則崇大之

館如公寢

諸侯館舍如晉君之寢室

庫廩繕脩

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廄莫不繕治脩葺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易治也司空掌邦土故使之以時平易道路○易去

圻人以時填館宮室

圻人塗者

使之以時填塗館舍之官室○圻音烏填音覓

諸侯賓至

諸侯之客來至於晉

甸設庭燎

庭燎大燭也甸人設照庭大燭

僕人巡宮

巡宮行夜也僕人掌巡扞盜賊

車馬有

所賓之車馬

賓從有代

賓之僕從有代人掌巡扞盜賊

巾車脂轄

巾車

按車行必脂轄以利轉也潛確類書云轄車頭軸鉄軾也軾音犬軾內金也正字通云轄一以供其事

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各展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

賓於館

而亦無廢事

賓得速去則事不廢

憂樂同之

賓之憂樂晉則同其好惡○樂音洛

事則巡之

事之得失晉則巡其當否

教其不知

彭士望恤其不足二語尤柔遠最切要事

而恤其不足

賓有不足晉則惠其賑恤

賓至如歸

于館百用備給如歸私家

無寧蓄患

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耶無寧寧也○蓄音灾

不

畏寇盜

僕人巡宮縱有寇盜亦無所畏

而亦不患燥濕

庫廩繕脩縱有燥濕亦無

所今銅鞮之宮數里

今銅鞮晉之離宮其廣數里○鞮音提

而諸侯舍

於隸人

而待諸侯之館舍卑如隸人

門不容車

門庭迫迫不能容車

而不可

踰越

又有墻垣之限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

行夜不警而盜賊公行

而天癘不

戒

癘猶灾也水潦無時而天灾不戒

賓見無時

賓客朝見不以其時

命不可知

召見之命不可知測

若又勿壞

若又勿壞其墻垣

是無所藏幣

是無所藏其幣

以重罪也

而暴露朽蠹以重鄭國之罪

敢請執事

敢請晉之執事

將何

所命之

問晉命已所止之宜

雖君之有魯喪

雖晉與魯有同姓之喪

亦故

穆文熙毀垣一章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亦特有

文子叔向在耳賢人之相成以善也

若此魏禮詞令典質與他篇員活擒縱者又不同

補注築諸侯之館傳記子產之言見晉方盛時待諸侯有禮其衰也反是

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若得朝見薦幣進其幣帛修垣

而行則自當修其垣君之惠也若晉君之恩惠也敢憚勤勞豈敢

之勤勞畏憚修垣文伯復命士文伯復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之言

我實不德我實無悅近來遠之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

也所以受諸侯館舍之垣垣牆誠如徒隸所居是吾罪也引咎自責云使士

文伯謝不敏焉乃使士文伯謝不敏之罪於鄭伯晉侯見鄭伯有加

禮於是晉平公見鄭伯簡公禮有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厚其飲宴之好賄以禮之

而歸之鄭伯乃集諸侯之館諸侯之館舍諸侯之館舍叔向曰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辭令不可廢有如此者子產有辭修其

辭諸侯賴之以得改築館舍若之何其釋辭也如何

廢其辭令也詩曰舉大雅辭之輯矣有輯睦民之協矣則

無一之辭辭之懌矣有懌悅民之莫矣莫猶定也則民

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時鄭伯

言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以鄭伯往朝禮也得事大○昔

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興犁比昔子密州之號去疾展興犁比之二子也○比音毗

既立展興立展興以又廢之又廢之犁比公虐犁比公虐

國人患之昔人皆以為患十一月展興因國人以攻昔

子弒之展興因國人以攻昔子弒之乃立展興乃自去疾奔齊比

之子去疾奔齊去疾之母齊展興吳出也展興

以字如趙匡氏之說是已當從經文及胡氏為正雖然為明年奔吳傳書曰昔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即密州之字

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其可免矣

補注罪之在也失與文十六年宣四年傳例同劉氏曰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亂天地之性莫甚焉此固古氏不受經之蔽

汪道昆集隕謂門於巢而隕也閭戕謂為閭人所弑也

非天殺二王以開啓季子也

嗣君謂其德而度其德不失民

不度言夷昧也

智林注作量廣仍在德甲裏說矣

言罪之在也

言罪在買朱鉏也傳於例申明君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通吳為行人○屈居勿反

路也

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

延陵州來皆季札邑

其果立乎

其果立乎為君乎

閭戕戴吳

戴吳即餘祭閭弑餘祭在二十九年○戕在良天

似啓之

天意殺二君似欲開啓季札

何如對曰

狐庸不立言

是二王之命也

言此乃諸樊戴吳之天命當死非啓季子也

若天所啓

若天之所開啓者其在今嗣君乎

其德而度

德行修而度量廣

不失事

大度容物故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小民親於上其天

所啓也

其天意之所開啓也

實終之

必夷昧之子孫實能終有之

雖有國

雖其三兄欲以國傳與之

不立

終不肯立

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北宮文子即北宮佗相衛襄公朝于楚

宋之盟故也

二十七年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印段往勞于棐林

鄭使印段往勞衛襄公于棐林之地○延音旺勞去聲下

如聘禮

如聘問而以勞辭而用郊文子入聘

子羽為行人

鄭使子羽為行人

事畢而出

北宮文子既言於衛侯進言於

鄭有禮

言鄭國來接有禮其數世之福也此其福澤可及數世其無

唐錫周人勅命聘于鄭

唐錫周人勅命聘于鄭其數世之福也此其福澤可及數世其無

大國之討乎

其不得罪於大國而免於討乎

詩云

舉大雅桑柔詩誰能執熱

灌參禮為政本幾言誰能執持熱物

逝不以濯

而不往取水以濯其手乎

禮之於政

有禮以

可事附見政以比熱禮

為之

如熱之有濯也

如執熱而得濯以爲之解也

濯以救熱

有禮以

以此濯穆文熙子產後政

其政如有濯

何患之有

此以上皆北宮文子之辭

子

能者而器

此以下非文子之言乃其所謂有禮

產之從政也

此以下傳言子

擇能而使之

擇人之才

能者而器

者史氏演之成文耳

馮簡子能斷大事

馮簡子能決斷大事○斷音銀

子大叔美秀而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子孫能知

下見各人之能鄭

文子大叔貌美才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子孫能知

子孫能知

國將有諸侯之事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凡

凡

凡

凡

能而使也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凡

凡

凡

凡

世恒有之而子產

於應對

裨諶能謀

裨諶鄭大夫長於謀事○諶音沉

謀於野則獲

於

之擇能而使畧無

寬閑之野則

謀於邑則否

謀於喧囂之邑則不得

鄭

鄭

忘心則非休一有

國將有諸侯之事

若鄭國將有四方諸侯之事

子產乃問四國之

子產乃問四國之

子產乃問四國之

李筌翁謀野則獲

為於子孫

子產乃以四鄰所

且使多為辭令

且使子

且使子

靜之功未極故

與裨諶乘

以適野

適寬閑之野○乘去聲

使謀可

使謀可

城內裨諶喜靜而

否

而告馮簡子

告諸馮簡子

使斷之

使斷之

思慮故能謀事於

使馮簡子

事成

乃授子大叔

乃以其事授

乃以其事授

子產順其偏而用

之

以應對賓客

以應答諸侯之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

是以

之共乘也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已上皆傳跡子產

行事以明北宮文

行事以明北宮文

行事以明北宮文

用材之妙諸葛公

少行覆敗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已上皆傳跡子產

行事以明北宮文

行事以明北宮文

所謂集眾思廣忠

錄鄭人游于鄉校

鄭人游于其

以論執政

以論執政

以論執政

益者子產已先行

以論議執政之得失

然明謂子產

鄭然明以其

曰毀鄉校如何

曰毀鄉校如何

曰此蓋因論語為患人於學校中謗議命神謗草創者不國政故問毀之如何子產曰明然何為言何為夫人達草創之義鑒為夫鄭國之人朝夕退而游焉早見曰朝暮見曰夕朝夕既退而游於學

承舊聞而妄實以事者或如是校之以議執政之善否以論議執政之善不善其所善者人之所惡以善不善者○惡去聲吾則改之而改之是吾師也我之師也若之何毀之若之何欲毀學校我聞忠善以損怨可以損止怨謗不聞作威以防怨不聞怙勢作威豈不遽止遽畏懼也言作

樂經術之地固不可忽也惜子產聞而藥之之言其意猶不及此穆文惠子產不毀鄉校以善惡為師救止也不如小决使道常使之通行循其故道不如

吾聞而藥之也故治人之道不如常聞然明曰然明告子產茂也然明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吾子謂子產茂也然明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吾子謂子

知子產信小人實不才小人然明自謂實無材能欲毀鄉校若果行此行藥石之言其鄭國實賴之實依賴之豈唯二三臣豈唯二三大仲尼聞是語也仲尼以三十二年生至是方十歲蓋長而

後聞子產此言曰以是觀之言若以此人謂子產不仁或人謂子產無仁吾不信也我下以其○錄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否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言尹何為吾愛之我甚愛之不吾叛也使之為邑使夫往而學焉夫謂尹何使往夫亦愈知治矣夫謂

時務語

魏世儼子皮使尹何爲邑如李路之使子羔爲費宰特婉轉出之然子產爲朋友之誼子皮虛心受善千載令人健羨
孫鑣五使字亦在有意無意之間
穆文熙古今用人之病多坐此所以人多過舉世鮮良吏皆其操刀而自傷者也子產之言以其可爲萬世法哉孫鑣清勁圓活其調最鍊最有節奏四節四譬喻隨便也

左傳詩材卷四十四

二十

亦愈知爲子產曰不可言不可使治之道矣人之愛人親愛於

求利之也皆求以利今吾子愛人則以政吾子謂

傷實多傷而巳子之愛人子謂子皮傷之而已傷其

棟也猶屋之棟折榱崩榱榱也棟所以架榱棟毀

將厭焉屋壞則人將覆壓故言僑將壓敢不盡言敢

子有美錦設若子皮自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必愛惜之

大官大邑凡邑宰大官與其大邑身之所庇也此吾身所

而使學者製焉而使學爲政者裁製其官邑其爲美錦官邑之

而不亦多乎官邑重而美錦輕今重錦僑聞以我

而後入政學而優則仕故未聞以政仕而優

若果行此若果使尹何爲邑必有所害非徒無益

壁如田獵射御又譬如田獵射御則能獲禽

若未嘗登車射御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

是懼則敗其功績與夫何暇思獲何暇思獲子皮曰善

哉稱美子產之言虎不敏虎子皮名自吾聞以我君子務知

大者遠者君子有遠慮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小人

我小人也我小人之徒衣服附在吾身美錦之

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上

此其小者近者大臣容善之量古者近者

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上

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上

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上

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上

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上

左傳詩材卷四十四

二十

王元美衣服附身未聞從政而學者也

王元美衣服附身未聞從政而學者也

今僅見
彭士望我小人也
誰人說得此四字
出

同上聽子而行子
皮與死心竭地服
善人令千載下讀
之感激

經世鈔亦以告也
絕不用知已感恩
語一語說得古今
忠臣諫士苦心

所以庇身也

此所以庇蔭吾身

我遠而慢之

我則不知而慢易之

欲使人

微子之言

若無子

吾不知也

吾不自知其失他日我

曰往曰我子為鄭國

鄭國之政

我為吾家

我自為

以庇焉

吾身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

自知智慮不足謀其

家自今請雖吾家

雖我之家事

聽子而行

命而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

言人各

如其面焉

人面無有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子面不如吾面吾心豈

抑心所謂危

抑我心以此事

亦以告也

則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傳言子產之治乃

故委政焉

故以國政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子皮委任之

○錄衛侯在

李于鱗此篇以威
儀一字作主及復
正大可承為世訓

補注似君矣服虔
云以君矣俗本作
似君若云似君不
須言以今定本亦
作似君恐非

魏禮曰見令尹圍
之威儀又曰令尹
無威儀驟不可解
讀至臣有臣之威
儀乃知其似君處
正是他無威儀處
小人以奢僭為體
態多見其矣耳是
一則理學文字

詩云舉大雅敬慎威儀

折詩

惟民之則

故

之實難

謹終

令尹其將不免

後必不免禍

公曰

公子何以知之

子謂北宮文子何以知

對曰

北宮文

詩云

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

故

民所不則

民之所

以在民上

而居民上

不可以終

公曰善哉

襄公善美

何謂威儀

因問威儀

保其終

其言也

何謂威儀

之道何如

唐錫周有威而可畏以下數百言只就此二句層見叠發如抽繭殺蕉愈

灌參畏而愛之此下當闕則而象之四字林注不言則而象之承上文也

對曰有威而可畏

所貴於威者以其可畏也

謂之威

可畏之謂威

而可象

所貴於儀者以其可象也

謂之儀

謂儀

君有君之威儀

有君之威儀

其臣畏而愛之

為之臣者畏而愛之則非暴虐之人

而象之

法而象之則指具文之儀

故能有其國家

故人有其國家

聞長世

美名垂世永遠無窮

臣有臣之威儀

為臣盡臣道故有臣之威儀

其下畏而愛之

為之下者畏其威而愛之

故能守

其官職

故人臣能保其官職

保族宜家

保全宗族利室家

順是君臣以下至于父子兄弟

皆如是

各有所謂威儀

下能相固也

是以上下相安堅固如一

衛詩曰

舉邶風

威儀棣棣

棣棣當

不可選也

選數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

大小

言此數等之人

皆有威儀也

此解詩意皆有威儀不可得而數也

周詩曰

陳廣野論威儀而舉文王之畏而愛既醉詩

朋友攸攝

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所佐攝者

攝以威儀

儀相佐

言朋友之道

言所貴於同門合志之道

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

此解詩意必相攝佐以威儀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

舉周書泰誓篇論周文王之德

曰大國畏其力

大國望其威而畏服之

小國懷其德

懷即愛也小國望其德

德澤而懷附之

言畏而愛之也

此解書以證上文

詩云

不識不知

言文王不自用其識知

順帝之則

惟在法象天

則而象之也

此解詩以證上文

紂囚文王七年

昔者

囚周文王於

諸侯皆從之囚

諸侯義之皆願從文王而囚

紂於是

乎懼而歸之

紂於是恐懼而釋之使歸

可謂愛之

可謂愛文王之儀

文王

按地志崇國名堯時崇伯鯀紂時崇侯虎在明時為西安府鄠縣

伐崇

昔者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再駕而降為臣

三句不降退脩教而使伐之因

駕○降音杭

蠻夷帥服

可謂畏之

王之

文王之功

文王之功業

天下誦而歌舞之

為詩而歌

盛

可謂則之

文王之行

行去聲下同

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

有威儀也

此以下詳言君

王功業德行之盛

故君子在位可畏

此以下詳言君

位也

施舍可愛

進退可度

容止可觀

旋可則

德行可象

聲氣可樂

聲

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

言語有章

成章可達

唐錫固不謂威儀二字寫得如此斟酌飽滿

○樂音洛

動作有文

言語有章

成章可達

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

所以謂之君臣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四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橫濱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一

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
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諡
法威儀恭
明日昭

周

景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三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
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
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
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簡公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
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

景公
七年

宋

平公三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
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平公十七年，晉趙武為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

襄公三年，魯昭公七年，襄公卒。靈公元立。

蔡

靈公二年，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武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三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成公二十五年，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

哀公二十八年，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侯吳。立是為惠公。文公九年，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展與元年，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展與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與立。是為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與來奔。齊納郊公。

邾

悼公十五年，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悼公六年，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期立。

小邾

穆公
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郊放四年，魯昭公元年，楚圍弒之。而自立。改名麇。是為靈王。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二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景公三十六年，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夷昧二十七年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

越魯昭公五年越與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昭經元年高閼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大夫經元年庚申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

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號鄭地尋宋之盟讀舊書加牲上○招音

部○三月取鄆於是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

公命也此專○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取邑而已鍼其廉反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穿立晉荀吳帥師敗

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

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成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奔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

受其患而荀吳敗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成狄至秋莒去疾自齊

入于莒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齊小自入于齊前

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寧喜弒其君前

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

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莒展與出奔吳展與乃弒

立雖踰年猶不成君○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葬邾悼

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圍弒邾

疾赴於諸侯與鄭○楚公子比出奔晉楚公子圍弒邾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楚圍將娶鄭女且娶於

公孫段氏段子石也楚伍舉為介伍舉即椒舉將入

館楚圍將入鄭人惡之知楚懷詐故惡使行人子羽

赴故魯史承赴而

書之春秋因而不

筆胡傳謂圖以纂

紙而主會盟故聖

人憫列國之衰微

懼人欲之橫流而

略其篡弒焉失經

旨矣

傳元年

孫鑄使子羽辭辭

辭命

灌參令尹命大宰

伯州犂亦先作一

引此而人都留于

後文照應

王荆石三意如蚤

噴更呼應井然

穆文熙子圍逆婦

而乃包藏禍心殊

非人情所有不有

子產則拒之無詞

納之不可鄭其狼

狽矣

經世鈔如此辭令

不減諸鄭但正詁

與耳

孫鑄不寧作拘意

頗有致第此四字

與之言

鄭使行人子羽

乃館于外

既聘

楚國

聘

將以眾逆

將以兵

子產患之

楚子產患

使子羽辭

辭

從者

之眾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

犂時從行故使對答

之命

曰君辱貶寡大夫圖

言鄭君辱加貶

謂圖

將使豐氏

言將使公孫段之氏也

撫有而室

也撫

有汝之

室家

圍布几筵

我公子圍乃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若野賜之

若於城

外為壘

是寡大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是大夫圖不得從

不寧唯是

特

如又使圍蒙其先君

蒙欺也告先君而來逆婦今不

將不得為寡君老

大臣稱老懼辱命而

其蔑以復矣

其無以復

唯大夫圖之

夫圖度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

言我鄭小國

恃實其罪

恃大國而無

將恃大國之安

靖已

鄭之婚楚本欲恃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今

以兵入逆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襲鄭

小國失恃

鄭國將失其

而懲諸侯

諸侯聞之莫不以

使莫不憾者

使諸侯莫不

距違君

命

抗距違弄

而有所壅塞不行

而楚之命令有所壅

是懼

鄭國所懼

苟為

故邑

鄭之

館人之屬也

守

長句累贅却就中

孫鑄館人之屬也

李笠翁用一恃字

縱橫烟波千里

左傳平本卷四十五

四

取態此千鱗所希舍人之其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豐氏遠祖之祧伍

氏遠祖之廟而不以成祀乎舉知其有備也伍舉知鄭人疑請垂橐而入也請逆

經世鈔其有備伍婦之衆垂弓衣而入詐之鄭人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舉亦作此舉動耶以示無引○橐音羔遂會於虢遂會諸侯大夫尋宋之盟也

入逆而出豈野合鄭逆婦而出祁午謂趙文子祁午祁奚子趙曰宋之盟

不以歸而為會耶宋盟在襄二事牽連筆法妙晉楚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楚人先歛是今令尹之不

王元美祁午蓋知于宋也信今令尹公子圍諸侯之所聞也諸侯皆聞子弗戒

故有此諫孫鑄語不甚腴而謂趙武懼又如宋楚復得志子木之信子木之信子木即

婉轉流動頗與戰若戒警稱於諸侯諸侯皆稱猶詐晉而駕焉猶且衷甲

國相近第終是鍊其有信實稱於諸侯子木之信猶詐晉而駕焉行詐以陵

出語其調不同戰國透快此醞藉駕於况不信之尤者乎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何况子

同上頓挫全在焉晉况不信之尤者乎國無信之甚乎楚重得志於

晉重再也楚再得志晉之恥也晉國之子相晉國趙

武將中軍輔相以爲盟主以爲盟主以主諸於今七年矣襄二

趙武初爲政至今晉國○相去聲再合諸侯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

年已歷八年然今至今年凡七年大夫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服齊狄襄二十八年

乃建子正月以夏正數之七年也故杜注云以春言穆文熙祁午所言

乃防患之策而武子所持則長厚之襄二十九年城杞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晉

道然一晉可爲之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無所勞頓國家不罷晉

若小國無罪恃實敝○罷音皮民無謗讟謗讟其上也○讟音讀諸侯

其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無怨諸侯之衆無有天無大災民和年豐子之力也

也史記楚滅頓頓漢武輔相之力也有令名矣令美之名播而終之以恥

論語文林貫直戒受楚之辱午也是懼此爲恐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而終之以恥此爲恐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是禁止豫防意

凌稚隆號之會楚請讀舊書而不盟

居然再先於晉矣晉不得已而許之

可謂無策趙武所謂以信為本者力

不能敵而詭為之辭豈真仁人之心

哉蓋自是楚益橫而莫能制而晉之伯業遂衰矣

經世鈔必有豐年勸世妙語只一味

做好人到底必有其應

左粹類纂言我以不能信為難不以

楚之得志為患也穆文熙楚不為患

言不患楚也非楚亦不能為晉患之

謂也補注讀舊書於是可見宋之盟晉楚

所爭者歟血之先後而已此不歟血

故史不書盟穆文熙楚圍盟會

求先威臨諸夏而驕奢縱肆等威擬

于八君當時若有齊桓晉文之君在

焉必不堪也伯道至此其衰矣

左傳言亦卷四十五

勸趙武不可以文子曰武受賜矣

不加警戒之心然宋之盟然昔者當

然宋之盟然昔者當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武欲與兵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所以得志今武猶是心也今我猶是楚又行僭

陵駕於晉非所害也非我之所武將信以為本

趙文子稱名言武受祁午善言之賜

子木有禍人之心有禍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武有仁人之心武欲與兵是楚又行僭信楚

所以得志今武猶是心也今我猶是楚又行僭

陵駕於晉非所害也非我之所武將信以為本

循而行之率循此信譬如農夫譬如耕是穠是藎

也除草也藎也藎也藎也藎也藎也藎也藎也藎也

豐年然耘耔不息必有豐年之報以且吾聞之

能信不為人下能守信者必吾未能也自恐未

舉大雅抑詩不僭不賊不為人所屈鮮不為則

信也以其有能為人則者凡能為人者不為人下矣

受屈居吾不能是難難以不能信是為畏楚不為患

楚之不信任楚令尹圍請用牲於晉但用牲讀舊書

日宋之盟加于牲上而已楚恐晉先歟故欲以舊書加

盟書晉人許之晉人從子三月甲辰盟讀舊書加

子圍設服設君離衛離陳也二人執叔孫穆子曰

孫楚公子美矣服衛君哉似於鄭子皮曰鄭罕

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執蔡子家曰公孫

有前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

亦可乎怪也無所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言公子

左傳言亦卷四十五

左傳言亦卷四十五

左傳言亦卷四十五

左傳言亦卷四十五

鍾伯敬圍始而圖

設服離衛其志盈

而且蕩矣纂弒之

惡豈無自哉

按注屏蔽二字屬

上非是

穆文熙公子圖驕

僭州犁縱不自知

亦當因人言以知

之即其所得於人

言者而委曲一正

之上也不能正而

委身以去次也知

不出此而文其過

反言以譏人卒受

其禍焉下矣

魏禧子羽之去代

憂也無幾而以譏

國子可乎且言當

璧猶在豈默足以

容之道

之寡君

人揮曰

卒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

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

當壁猶在

反圍雖假借不歸

國子曰

吾代二子愍矣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

洛下同

害雖有憂患

小國共

能知其禍福

敬小人亦危殆

之王鮒從斯義故不

曰叔孫絞而婉

簡而禮

子與子家持之

世之主也

其不免乎

國子代人憂

嘗以辭令假借君服於楚君蓋伯州犁

即子

言子園雖假借君服將

言子且自憂此無為

當壁謂楚公子弄疾事在昭十三

即國

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

即齊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聞諸大夫議之故言假借以飾令尹過

言子園雖假借君服將

言子且自憂此無為

當壁謂楚公子弄疾事在昭十三

即國

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

即齊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即向

鄭行

伯州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鄭行

伯州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鄭行

伯州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鄭行

伯州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子羽曰

却有至理獨代又
憂一語為無謂

孫鑣兩子語子羽
以持字品之大是
妙解

呂東萊子羽能以
言語知入其後果
一一響應

孫鑣八憂字亦似
有意聯下然鍊法
尚未盡

補注不書季孫伐
莒者莒人告於會
叔孫豹幾被戮晉
趙孟固請於楚而
後免故為內諱之
義與禧十六年滅

招樂憂陳公子招云不憂何成齊子雖憂弗害衛齊

雖憂何害是夫弗及而憂夫憂不及國與與可憂而

樂與事有可憂而與憂而弗害齊子以為不害皆取

憂之道也凡此三者皆憂必及之憂患宜大誓曰舉

言以知物物類也察言以其是之謂矣此三子之

大夫兆憂齊衛陳三大憂能無至乎憂患能不從其

言以知物知禍福之類其是之謂矣謂矣八年陳

趙文子桓子即樂王鮒相佐趙欲求貨於叔孫王鮒

而為之請而為叔孫請免使請帶焉王鮒難

貨以藩身言人之有貨賄所以子何愛焉子謂叔

叔孫曰諸侯之會言諸侯之衛社稷也將以

禍之也如此是駕何衛之為又何以為人之有牆譬

以蔽惡也所以屏蔽內外之惡牆之隙壞

誰之咎也是為國衛如牆為人蔽衛而惡之

王元美既正言以
拒而復裂裳帛而

與之帶其能委曲
以塞樂王鮒之意
此豹之所以卒免
於戮
按叔孫下於季孫
一等宜出使然遇
戮亦其所也
按鮒好賄諸本作
鮒也賄為是左氏
多有此語勢
孫應釐豹召使者
裂帛而與卒不行
賄豹子姑拘晉范
鞅求貨卒亦不與
與世德也

左傳言本卷四十五
既為國衛
而露其惡
吾又甚焉
則吾之惡
雖怨季孫
雖怨季孫
魯國何罪
而使之被兵乎
叔出季處
季孫守國有
自來矣
所從來
吾又誰怨
今遇此戮
然鮒好賄
樂王
弗與不已
若不與帶
召使者
使者○使去聲
裂裳
帛而與之
裂下裳之帛
曰帶其褊矣
言帶褊盡故裂
趙孟聞之
趙文子聞叔孫
曰臨患不忘國
言叔孫身
言魯國
忠也
是忠
思難不越官
叔孫心忠思難猶言
何罪
下信也
是信
圖國忘死
叔孫圖謀魯國而
不肯以貨免其死
貞也
是忠
謀主三者
謀國而以忠信
義也
是知合
有是四者
信
貞并義
又可戮乎
又可以叔
乃請諸楚
趙武乃為叔
而四

陳賈野不言叔孫
之忠信貞義而但
云勸左右靖能者
其意真委婉動聽
孫鑣亦厭四字句
多然比前事稍錯
諒第鑣鍾之力未
盡尚覺冗而不淨
緩而不動
經世鈔患之所生
以下煩複衍緩似
國語中可厭文字
吾欲刪之

曰魯雖有罪
言魯有違盟
其執事不辟難
執事謂叔
孫不避患
○辟音
畏威而敬命矣
謂不敢避戮畏楚之
子若
免之
子謂公子圍若
以勸左右
使效叔孫之所為可
也
其亦若子之群吏
若子圍之
處不辟汚
其處國也
不為苟避
出逃難
其出使也患難
其何患之有
○汚音烏
復何患
患之所生
凡國家之患
汚而不治
汚勞而不
難而不守
患難而不
所由來也
此患難所
能是二者
能處不辟汚
能守其節
又何患焉
其他又
不靖其能
叔孫有賢
出逃難
又靖
其誰從之
必不為衆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
叔孫
之
能是
請免之
請免叔
以靖能者
以安靖賢
子會而赦
靖能者意若蓋矣

而以下復生二段
議論如轉窮空而
翻然天開此絕處
逢生之妙

按三苗國名
氏後為諸侯乃饗
餐三危西裔出書
孔傳

有罪謂公子圍為會又賞其賢又赦叔孫以諸侯

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諸侯誰不欣悅視遠如通

視楚之遠如在近竟疆場之邑大凡邊境疆場一彼

一此一時暫屬於彼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王伯之

令也昔三王五伯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其封而樹之

官樹立也立官舉之表旗舉其旗旗而著之制令為

侯侯作制度法令過則有刑過制侵官猶不可壹猶不

使不得相侵犯則有常刑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饗餐放三危者虞舜曰

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屬國今扶風鄠縣是二

野觀無所考觀音商有姚邠姚邠二國皆商諸侯

館舊音官扈音戶邠今下邳縣姚不

考○姚音跪周有徐奄徐奄一國皆嬴姓書序曰成

自無令王自天下無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

狎更也強弱無常故其又可壹乎其又可得而恤大

憂恤其大者如舍小舍小舍并其小者如足以為盟主

主諸侯又焉用之又焉用之又安用治其侵伐封疆之削國之

為何國蔑有主齊盟者主諸侯齊誰能辯焉

誰能辯焉治吳濮有囂囂通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

楚之執事楚之為豈其顧盟豈其顧弭兵之盟昔

之疆事昔國疆楚勿與知楚不必預知其諸侯無煩

不煩諸侯往討魯罪不亦可乎亦何不可之有昔魯爭鄆魯二國為

往討魯罪不亦可乎可之有昔魯爭鄆此鄆邑為

補注按費誓云淮
夷徐戎並與
淮參淮浦之夷其
國名徐也成王伐
淮夷遂踐奄因以
封周公蓋周公已
封於武王時而成
王以奄地益之今
志言曲阜舊城即
古奄地或言奄城
在縣東一里

日久矣非一苟無大害於其社稷苟不為其國社稷之大害可無

元也不必元禦之可也○亢音抗去煩○去上聲宥善宥善宥善之人

莫不競歡則人莫不爭子其圖之勸公子圖其圖度之固請諸

楚堅固致楚人許之楚圍從趙武乃免叔孫乃免叔

令尹享趙孟楚令尹圍為晉趙孟設享燕之禮賦大明之首章大明

宛之二章小雅小宛詩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事

畢專燕趙孟謂叔向趙孟曰令尹自以為王矣言

圍自以其德何如問將能對曰叔向王弱楚郊為

令尹疆楚公子圍為其可哉其可以雖可雖可以不

終不能趙孟曰何故趙孟又問楚圍何對曰叔向疆

以克弱而安之以臣之強勝君之弱疆不義也是臣

不義而疆惟恃其強其斃必速自速取斃詩曰舉

雅正赫赫宗周赫赫強盛貌褒姒滅之褒姒周幽王

月詩言宗周強盛後幽王惑焉

穆文惠叔向論令而行不義疆不義也言強而不義令尹為王楚圍若

見若論為王而必遂至滅之疆不義也足以滅之也令尹為王楚圍若

求諸侯侯將畏楚強若獲諸侯若楚圍既其虐滋甚益

諸侯將畏楚強若獲諸侯其虐滋甚益

暴虐民弗堪也民人將不將何以終何以保夫以疆

取若楚圍恃其強不義而克身既不義必以為道必

為道道以淫虐以淫縱暴弗可久已矣不能久居天

左傳平本卷四十五

經世鈔尋盟弭兵而魯取鄆大罪也若赦有罪則皆何罪以大侵小效尤者不可勝數何以為盟主文子固請於楚雖曰厚道非義之正也然則叔孫可執乎曰不可以諸侯之師臨魯便服而還鄆于莒若曰以叔孫之故而赦魯罪其可也李千麟褒姒非能滅周同自滅也乃引以為疆不義之證其牽合傳會左

氏之文豔而富不泥其辭類若此

孫執升有叔孫穆子之必不行賄自趙文子之固請于楚後人既薄于自待又薄待天下

王元美時請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舉兒爵

趙孟故樂甚而曰所以罰不敬舉曰小國賴子言小國蒙賴趙孟之德比以安知免於

將死也但不宜顯言之耳此以免罰為義飲酒樂於是飲酒諸大夫趙孟出

按詩周南我姑酌彼兕觥陸佃云兕觥善觥觥故先王以角為爵爵示戒也

即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皮堅厚可制鏡

陳明卿續禹功大治水之功明德遠矣其明德深遠如此微禹若無大禹吾其

魚乎則洪水汎濫我輩皆為魚鰲之民乎吾與子凡我與子弁冕端委

過辭若趙孟之自謙云偷食朝不謀也言今得其服冠冕

之力也皆由大禹之功子盍亦遠績禹功子謂趙孟何不亦遠纂績大禹之功

而大庇民乎大庇庶其民對曰趙文子答老夫罪戾

是懼老夫趙孟自謂當此亂世且懼不能免於罪戾焉能恤遠安能憂恤及

音烟下同吾儕偷食我輩偷安朝不謀夕早朝所謀不及晚夕何其

長也言欲苟免目前劉子歸劉定公既享以語王趙

孟之語告景王語去聲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耆及之者八十曰

亂及及之智音智其趙孟之謂乎趙孟其當此語之謂為晉

正卿趙孟為晉執政之卿以主諸侯以主諸侯之盟而儕於隸人而自

賤隸之人朝不謀夕朝不謀夕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之

神怒棄神神怒民叛民叛何以能久何以久趙孟不復

年矣言趙孟將死神怒神怒不歆其祀不歆其祀民叛

固中人者之恒態若夫年之短長詎

鍾伯敬老而志意皆衰則語益急偷斯去

可以是以必之乎曰民所
神怒民叛趙武之怨叛
罪亦不及是
經世鈔民叛不即
其事上語是此語
稍過

同上以相忍為國
一語說盡魯國形
勢

彭家屏春秋諸賢
往二崑入于言語
之微能決死生禍

左傳言本名四十五
祀事不從人皆不見從
又何

以年武卒起本○錄叔孫歸魯叔孫豹曾大御季孫

以勞之曾大為季武子御旦及日中季孫自旦不出

叔孫不出見恨季孫曾大謂曾阜曾大謂曾阜孫家臣曰旦及日

中言自旦至于吾知罪矣我知所以魯以相忍為國

也言魯國福小但以能相容忍其外欲受楚戮不忍

其內日中不出是焉用之安用阜曰阜曾數月於外言

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言李孫一旦庸何傷用何買而

欲贏而惡蹶乎聲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喧蹶之

邈阜謂叔孫叔孫曰可以出矣言可以出叔孫指

福而不毫髮爽也
蓋言者心之聲心
放則言放心偷則
言偷心之敬與肆
善與不善之間禍
福之根也言其未
耳是以君子致謹
于末而先端其本

楹楹柱也指柱以喻魯曰雖惡是言雖惡其可去乎

之妹美徐吾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公孫楚即子

納幣聘納幣聘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公孫黑即子哲禽鴈

氏納采於徐吾犯懼徐吾犯見二告子產以其事告子

產曰是國無政言此乃鄭國政非子之患也非徐吾

唯所欲與惟子意之犯請於二子徐吾犯乃請於請

使女擇焉請使其女弟皆許之二子皆子哲盛飾入

服脩飾容儀而入布幣而出聘禮而出子南戎服

入子南即公孫楚左右射校弓矢左超乘而出超乘

奔兄亦不能自主

而出○女自房觀之徐吾氏之女曰子皙信美矣

按國語注抑意也

言其抑子南抑語辭言子南為入夫也乃丈夫之所為夫夫婦婦夫盡其道

一說夫也謂子南

婦道所謂順也適子南氏遂嫁于子南之家子皙怒

吾夫也然於下文

子皙不得既既嫁而蒙甲以見子南子皙乃蒙甲載

而子皙強之直在

欲殺之欲殺子南而取其妻娶之而奪其所子南知之子南知其將殺

不在子皙也惡得

執戈逐之執戈以逐子皙及衛衛道也擊之以戈擊子皙子

謂之直鈞耶且子

哲傷而歸子皙被傷而歸告大夫子皙告大夫曰我好見之言我好

與國政安在犯為

不知其有異志也不知子南有異志將擊我故傷

之兄而惟女所擇

大夫皆謀之諸大夫皆謀子產曰直鈞先聘

子哲驕恣遂謀作

亂子產實啓之也南所傷幼賤有罪年幼而官賤罪在楚也

孫鑣不云曲鈞却

直也子南用戈子

云直鈞自是周末

哲直也故云直鈞

文語

楚子南名子產力未能討乃執子南而數之子產乃

孫應鑣子產此段

故鈞其事而歸罪於子南言國家之大節女皆奸之奸

殊為偏頗蓋子南

而數曰國之大節有五目條貫有五端女皆奸之犯

固許國紀然子哲

也○女音畏君之威聽其政聽君尊其貴以賤

欲奪人所有之妻

事其長以幼事長○養其親奉養五者所以為國也

獨非干紀乎二人

凡此五節所以今君在國女用兵焉汝擅用兵

厥罪惟均而獨放

不畏威也是不畏奸國之紀犯國紀綱不聽政也是

子南其後謀作亂

聽子哲上大夫子哲之官女嬖大夫子南之官而

實此焉基之所幸

弗下之不能謙降不尊貴也是賤不幼而不忌卑幼

子產猶能終除之

畏忌長不事長也是幼不兵其從兄子哲子南之從

傷之○從去

不養親也養其親君曰稱鄭伯余不女

聲又如字

之命曰余不女

左傳平水卷四十五

二十五

彭士望子南在國則兵端不已遠行正是曲全玩一勉字可見

補注游楚不書非卿他倣此

楊文熙子哲之惡甚於子南兵兄之罪起於奪妻子產乃逐子南而不逐子哲者蓋以子哲罪重不止於逐又侯其再發而大為討除之也郭眉菴太叔亦知游楚之罪道故而不敢斥言故云吉

忍殺言我不忍遠宥女以遠姑從寬宥放勉速行乎汝於遠地

汝可自勉汝之行遠去無重而罪無增重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

吳游楚即公孫楚子南將行子南將逐子南子產咨

於大叔咨訪也大叔曰答子吉不能亢身亢蔽

大叔各言吉尚焉能亢宗又安能亢蔽其彼國政也

乃鄭國之政令彼謂子南被逐非私難也非私家之患難子圖鄭國

圖謀鄭國利則行之苟利社稷又何疑焉又何必疑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蔡叔上蔡字放也昔周公攝政二叔流言周公乃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夫豈不愛愛王室之心重於吉若獲戾

親愛兄弟之懿王室故也愛兄弟之心故也

若獲戾子將行之其意顯然自見子將行之子謂子產何有於諸游又何能

游之族為明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后子秦公子鍼

鄭殺公孫黑傳如一君於景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

弗去謂后子若懼選選數也恐景公癸卯鍼適晉

鍼后子各從其其車千乘其從上之車凡千書曰秦

伯之弟鍼出奔晉經罪秦伯也失教也后子享晉侯

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路李巡註爾

十里舍車每十里為一舍用車自雍及絳雍秦都

用車八百乘雍去聲歸取酬幣酬酒幣也備九獻

終事八反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

徑至
經世鈔罪秦伯罪
其不能容弟舊注
以為罪失教罪
湯雖菴疑此語皆
浮誇也后子尚未
為卿雖富安得遽
有千乘且人臣見
逐於君雖沐竊貨
懼有追查故士會
奔秦荀伯為之送
祭安有自雍及終
八反歸取酬幣者
哉
魏世倣既已出奔
猶歸秦取幣而景
公不之禁又車不
以自隨而使還登
鍼亦以好出而室
家仍在秦耶

及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司
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也
馬侯問焉司馬侯即女齊曰子之車言子所有盡於
此而已乎盡於千乘對曰秦鍼此之謂多矣言此千
若能少此若能減損於此吾何以得見我何以得至晉國
女叔齊以告公女叔齊即司馬侯以秦鍼且
曰且言秦公子必歸秦公子必歸秦公子鍼臣聞以臣君子能知
其過君子而能自必有令圖必有改過維令圖凡人
天所贊也此天之所后子見趙孟后子私
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秦鍼何對曰秦鍼鍼懼選
於寡君言鍼懼得罪為是以在此是以奔逃將待嗣

補注書說秦伯以
千乘之富不能容
其母弟傳者不知
則謂鍼以千乘出
奔記者不辨又增
取幣八反
穆文惠人孰無過
有過而能知必不
安於自弄絕矣故
司馬侯以此上秦
后子之歸
呂東萊據后子所
言似識盈虧之理
數者至其身乃以
車多出奔豈智有
所不及哉抑知之
非難實行之惟難
也
陳廣野趙孟之死
徵至此蓋非一矣

君將待嗣君之趙孟曰秦君何如因問秦景公為對
曰秦鍼無道言秦景公無趙孟曰又問秦君無
對曰何為又答何為一世無道言國君一國未艾
也先君之德澤在人國凡立國於有與
立焉言欲輔助不數世淫不數世淫弗能斃也則人
盡失弗能趙孟曰天乎又問有對曰有焉又答有趙
孟曰其幾何又問其對曰鍼聞之鍼所聞國無道凡
君無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天猶佐鮮
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趙孟視蔭蔭日景也趙孟
以自曰朝夕不相及尚不及誰能待五年之久
喻

人之形衰而遂不能持其心若此楚皆生平識見未定而涵養之力淺也

后子出而告人秦鍼出而以趙曰趙孟將死矣言趙孟其

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與附錄鄭為游楚亂故

公孫段氏鄭簡公與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閨門鄭城門六卿又實薰隧

公孫黑強與於盟公孫黑強與於盟

使大史書其名大史書其

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終無

將戰將戰

我車我謂晉兵

以什共車更增

又克今去

困諸阨車每困

自我始魏舒自

乃毀車以為行車每困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

斬以徇魏舒輒斬嬖人以徇

為五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

兩於前其居前之陳伍於

增補合注共當也舒以車利平地步利險阻故言彼步我車所遇又險將何以勝

即山戎中行穆子即崇卒也聚卒而戰也○將戰與荀吳大原即大鹵也

乙

二十八

卷子
君子
三

星辰堪輿一一如指諸掌

遷參宋商商丘三

所為遷關伯于商丘商丘宋地主辰辰大火也商人是因

文則而神對敘一則略實詳主一則此在大夏

夏大夏晉地主參參水星也唐人是因唐人若劉累等因實沈之

有主無賓伸縮變換有法蓋文格如

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姜邑姜周武王后方震大

大陣包小陣大陣既方其外則小陣

命而子曰虞余天帝也天取將與之唐唐國之地也

不可不圓其內矣當世必有以整齊

屬諸參屬諸參星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蕃衍長育及生及

解之

叔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夢帝謂己帝天帝也邑姜夢天命己余

有文在其手曰虞手理自然成遂以命之遂以命

及成王滅唐及周成王之世乃而封大叔焉叔

唐侯子燮父改為晉侯

是為故參為晉星晉居唐地屬參由是觀之由此而

鍾伯敬參神汾神

也則實沈則實沈之神也參神也主祀參故昔金天氏有裔

其原委左下二者不及君身一句情

子曰昧金天氏帝少昊也為玄冥師玄冥水官師長

思可掬

長生允格臺駘昧生二子長曰臺駘能業其官少子

能纂父業以

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帝顯頌也障大澤障障大澤以處

所在水官也

駘駘駘之神也沈姒蓀黃四國臺駘之後實守其祀守臺駘

穆文熙子產論實

晉主汾今晉主有而滅之矣滅此由是觀之由此而

沈臺駘無與晉君

也則臺駘臺駘之神汾神也祀於汾川抑此二者抑此二

之疾而生疾乃在

不及君身不及國君之山川之神凡山川之神若

壹河時娶同姓焉

破人之惑故智如

福

主傳平水

破人之惑故智如

福

叔向亦以為未聞而晉侯嘉之為博

則水旱癘疫之災

水旱癘疫山川所主也故凡國有此災也

於是乎祭之

物君子也

於是祭祭山川之神周禮四曰祭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祭音詠又營

日月星辰之

祭也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

神若實沈參神之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霜雪風雨日月星辰

故臨時營其地立

所主也故凡

於是乎祭之

於是祭祭日月星辰之神

若君身

若夫國君

積表用幣告之以

疾病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則出入飲食哀樂失節所致○樂音

李九我出入飲食

山川星辰之神

實沈臺駘之神

又何為焉

又何能為晉君之疾

僑聞

實有四姬案

之僑子產各

君子有四時

一日之中君子分四時各治其事

朝以聽

經世鈔世人有病

政始故以聽治國政

晝以訪問

日中為市眾之所聚故以訪問可否

夕

不信醫而信鬼神

以脩令

日之所為多而念之故以脩饒號令

夜以安身

夜氣所存良心可復故以安息

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於是乎各順其時節其氣散其氣

勿使有所

壅閉湫底

壅謂氣止而不行閉謂氣塞而不通湫謂氣聚而不散底謂氣滯而不快節宣其氣

不使有此四者

以露其體

時則血氣湫底

而肌體

茲心不爽

爽明也使此心不明爽

而昏亂百度

識亂以

上文作斯字解左

廢百事

今無乃壹之

今晉君無乃惑於女色而同其四時

則生疾矣

節

張半菴同姓為昏

宣不以其道

僑又聞之

僑又有所聞也

內官不及同姓

內官嬪御

其生不殖古有是

也

其生不殖

殖長也蓋男女同姓雖有生產不能長殖

美先盡

美先盡

又天之不可必者

矣

則相生疾

美生疾而不復生

君子是以

美生疾而不復生

然終致晉室三分

惡之

是以君子惡取同姓先盡其美○惡去聲

故志曰

有書志

買妾不知其

姓故買姬妾而不

知其姓系所出

則卜之

卜而得吉必

違此二者

違此

違此

經世鈔古之所慎

壹四時取同

古之所慎也

古人之所謹

男女辨姓

且

且

女配耦必辨別禮之大司也此禮節之大司主也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今晉平公內宮有姬姓之嬪御四人其無乃是也乎其無乃由是生疾乎

若由是二者若由此壹四時取同姓者而生疾弗可為也已言其疾

不可四姬有省猶可言平公平平時若據異姓去同姓治也四姬進御猶有減省則病猶

可也○省星上又生上無則必生疾矣若無減省則必生疾矣叔向曰

善哉美子產之言也肸未之聞也肸叔向名言此皆然矣言此皆然矣

四時取同姓一事叔向出叔向出叔向問行人揮送之行人

皆如子產之言叔向問鄭故焉叔向問叔向問鄭故焉叔向問鄭故焉叔向問

鄭子羽叔向問叔向問叔向問鄭故焉叔向問鄭故焉叔向問

背誕叔向問叔向問叔向問鄭故焉叔向問鄭故焉叔向問

如何對曰答曰其與幾何○與如字又音預無禮而

好陵人無禮而驕故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怙富而卑其上

其弗能久矣弗能久於其位矣為晉侯聞子產之言

晉平公聞曰博物君子也美其該博物重賄之厚其賄晉

侯求醫於秦晉平公以病秦伯使醫和視之秦景公使醫名

和者視曰醫和視疾疾不可為也疾病不可治也是謂近女

室此因好女色疾如蠱疾如蠱非鬼非食非由鬼非由飲食

惑以喪志惑於女色而失其志○喪去聲良臣將死晉之良臣不能

將天命不祐不為天祐公曰平公女不可近乎言女色不可親

近對曰醫和節之言女色非不可先王之樂先王制

所以節百事也所以為節故有五節故有五聲遲速本

末以相及其為聲也由遲而速由中聲以降降降退

左傳言林卷四十五

鍾伯敬博物君子

四字只說得實沈

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而罷退五降之後五聲罷不容彈矣五降而

聲聲成而罷退上五降之後五聲罷不容彈矣五降而

於是有煩手淫聲五降不怠則雜聲並奏非彈之

作於是有煩手淫聲正是爲煩手非聲之正是爲淫

聲

惛埋心耳惛藏其心埋塞其耳

惛埋心耳○惛音叨埋音因

乃忘平和乃忘平和之聲

所謂鄭君子弗聽也故君子不敢聽此淫聲

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

不可失節。至於煩。百事而至於煩亂。乃舍也已。乃舍棄而不爲也。已。○舍音捨。無以生疾。煩而不合。必生疾病。君子之近琴瑟。凡君子之鼓琴瑟。以儀節。

也。以爲心儀節。非以恇心也。其心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

也。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

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徵爲五聲。徵驗也。白聲商、

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爲五聲。徵驗也。白聲商、

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六氣。天有

以養人。過則生害。六氣。曰

此六氣之目也分爲四時六氣之化分則成四時之具

序之則得過則爲菑六氣過度陰淫寒疾
五行之節則爲菑則爲菑害

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過多則手足緩急

用濕過多
腹中洩注
晦滯惑疾
晦夜也宴寢過
節則心惑亂
明滯

明晝也思慮煩
多心勞生疾
女女之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
爲物

家道在衣。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其陽淫。故生內
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

此乎、能無至此不可
治療之疾乎
出告趙孟
言告趙文子
趙孟曰

趙文子間誰當良臣言ハ良臣將死
對曰醫和主是謂矣謂

三

彭士望此醫國手
便可作良相
穆文熙君有死疾
而歸過良臣與之
同死恐亦必然論
理則可耳

年晉國無亂晉國無諸侯無關諸侯無關諸侯無大關失可謂良矣謂可

良臣和聞之以和國之大臣凡為國家執政大臣榮其寵祿君

之尊寵厚祿任其大節受君之政事節有蓄禍興國

以為己榮度以為己任必受其咎必自受其咎殃今

將有失而無改焉以救其咎君今晉至於滔以生疾至於陽滔晦滔以生內熱惑亂之疾將不能圖

恤社稷將至於不能圖禍孰大焉所謂蓄禍主不能

禦趙孟身為大臣不吾是以云也我是以云趙孟將死也趙孟

曰何為蠱又問疾如對曰滔溺惑亂之所生也又答此者

慾過度滔湯沈溺迷於文以文字蠱為蠱蠱積久而生飛在

害者謂之蠱害者謂之蠱穀之飛亦為蠱穀積久而生飛在

周易其在易女惑男異為長女民為少男少男風落

山巽為風民為山木謂之蠱巽下民上皆同

物也物猶類也言此三者趙孟曰良醫也言秦和乃醫之良也

厚其禮而歸之厚其贈賄○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

伯州犂城犂犂黑肱王子子圍之弟子哲也犂屬南

地楚使之子築其城○犂鄭人懼鄭人見其城子產

曰不害言一子築城令尹將行大事言其將弒君

而先除二子也先除去子哲禍不及鄭禍必不及鄭何

患焉言何患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將修時伍舉為

介介副未出竟未出楚竟聞王有疾而還公子圍聞

三元天和之論通
於天人之秘性命
之微其關於君德
治道非細

同上楚子麇之死
據戰國策載楚公
子圍以冠纓絞王
殺之因自立是實
弒也然春秋則書
卒又據子夏傳靈
王虔與令尹圍本
是兩人而郝敖之
卒實以疾是非弒
也左氏又何以稱
弒儒者疑之或曰
以瘡疾赴也則商

臣弑君未嘗顯告諸侯而春秋書弑何獨於圍而從其僞赴乎或曰以申之會為中國諱也則商臣弑君使微聘魯一人受之春秋曷不為我國諱而顧為諱列國乎此蓋信傳之過因曲為之說以求合經而不知於聖人君為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

伍舉遂聘副使遂行聘事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公子圍歸至楚

入問王疾入問疾疾病縊而弑之縊絞也冠纓絞郊教而殺之遂殺其

二子幕及平夏幕平夏皆郊教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即王子比

宮既尹子皆出奔鄭子皆即王殺大宰伯州犂于邲邲子黑肱

邲邲子黑肱葬王于邲邲葬邲教子謂之邲敖邲敖即楚子麇楚人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伍舉時奉使在鄭問使對曰楚使寡大夫圍

子圍為長此告終稱嗣楚圍得不得以篡弑子干奔晉子干即王子比

從車五乘從去聲乘去聲叔向使與秦

公子同食叔向使子干與秦皆百人之餼百人卒

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后子富強秩叔向曰底

祿以德底致也德之厚薄致祿不宜與子干同德鈞以年德厚薄均則

年同以尊尊卑為高下公子以國皆公子也則

為高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且秦鍼以千乘秦鍼奔晉彊禦已甚其強梁禦善詩曰舉大雅

不侮鰥寡不陵侮鰥寡不畏彊禦亦不畏避強秦楚

秦楚匹也本匹敵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使子干齒辭

與子于齒序曰鍼懼選言鍼恐被選數受誅楚公子不獲楚子

是以皆來是以皆來奔晉亦唯命雖俱奔事有優劣亦

左傳卷四十五

左傳卷四十五

左傳卷四十五

左傳卷四十五

左傳卷四十五

左傳卷四十五

辭也且臣與羈齒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也

不敢與羈客齒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史佚有言周武王時大史名佚有言

曰非羈何忌忌敬也言不敬羈客當誰敬哉秦鍼欲謙辭以自別○錄楚靈王

即位即公子圍弑遠罷為令尹○罷音皮遠啓疆

為大宰○大音泰鄭游吉如楚游吉即子大叔葬邲敖邲敖會葬

且聘立君王且賀靈歸謂子產子大叔曰具行

器矣言可具如楚王汰侈靈王驕汰奢侈而自說其事且自喜其

強而不義之必合諸侯必合諸侯以圖伯業吾往無日矣我往楚

必不久矣子產曰不數年之後未能也未能合諸侯也

○附錄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南陽溫縣趙文子往其地

將會孟子餘會祭也孟子餘即趙衰趙武曾祖也廟在南陽趙武往會祭之甲辰朔

烝于溫此趙氏烝祭也按甲辰乃十一月朔趙武烝祭家廟上文言晉既烝是趙烝在晉烝後明矣則晉烝當在甲辰朔前上言十二月晉既烝蓋月誤庚戌卒趙文子卒十二月七日也終劉

定公秦后子言鄭伯如晉往弔及雍雍行及乃復蓋趙氏辭而還

陳傳良傳終言趙孟之偷志不在伯故宋虢之盟楚駕於晉

月連因下甲辰云朔則讀者自知晉烝用十二月之前注以為月誤非是

按趙氏家廟在晉溫縣往烝之

附見晉既烝及適南陽並不與十二

淮參往無日暗應懼字不數年正應不害可害

按靈王即位易名罷虔罷多作熊非是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五

又此時魯晉互聘
晉何執公之有

傳二年

補注韓起為政宣

聘魯不使他人而乃知周公

身來亦欲親結魯之盛德

好或疑謂霸國正

卿無有適諸國告

為政之理過矣

揚升菴韓起代武

為政欲致諸侯故

親來聘魯惜乎人

心已散勢不易同

而德又不足以服

人卒不免於示威

平丘爾

補注所以王也傳

魯春秋

魯春秋史曰韓宣

周禮盡在魯矣

易乃聖人

禮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

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享之

之

李武子賦綿之卒章

散宜生南宮適

賦角弓

子拜

子拜

武子賦節之卒章

義相補合

小雅節南山詩卒章義取貳訛爾心

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既享

既終宴

李氏飲酒于

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

韓宣子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

以無

忘角弓

遂殖甘棠

宣子曰起不堪也

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焉

宣子曰起不堪也

言不能

無以及召公

宣子遂如齊納幣

聘齊

見子雅

子雅召子旗

使見宣

子見宣子

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

不

臣亢極將有

見子尾

子尾見彊

以強見

於宣

宣子謂之如子旗

大夫多笑之

諸

其過言

唯晏子信之

曰夫子

韓起

上博平水卷四十六

二

伯玉同

季札之論子產遠

同論子旗及彊與

札觀樂而知興衰

德與所以王與季

與春秋而知周之

李笠翁宣子觀易

也

滙參君子有信前是知古此是知今

君子也君子人也君子有信君子之言必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

年齊樂施高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衛侯自齊聘於衛遂聘于衛

設事比宮文子賦淇澳衛風淇澳詩美武公也言宜燕禮子有武公之德○淇音其澳

郁宣子賦木瓜衛風木瓜詩義取○錄夏四月韓須

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齊陳無宇送女齊侯使陳致

少姜且致少姜於晉少姜有寵於晉侯少姜有寵於晉平公

侯謂之少齊少姜齊女故為別謂陳無字非卿陳無字齊女故為別

宇齊上大夫執諸中都中都晉邑晉欲使齊以適夫

故言非卿執諸中都人禮送少姜故執陳桓子於

中都少姜為之請少姜為無字曰送從逆班班別也言

逆女畏大國也晉之威猶有所易易其禮制晉使公族

于敵國姊妹則上大夫陳是以亂作遂致此執辱之亂叔弓聘于

卿送之公下則下無字送之蓋少姜謙以示譏○叔弓聘于

晉魯使叔弓聘宣子也宣子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

卿往勞之辭叔弓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言魯君

○勞去聲辭不受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使弓來

繼舊日之和固曰固當謂女無敢為賓汝無敢受晉

好○好去聲固曰我曰女無敢為賓賓客之禮○

女音汝徹命於執事得達使命於敝邑弘矣魯國受

下回敢辱郊使豈敢辱晉郊勞之請辭請辭致館將授

舍辭叔弓又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下臣叔弓好

合使成和好既合臣之祿也此已之敢辱大館不取

之大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子叔子即叔弓吾聞之

以吾所聞曰忠信盡忠於君禮之器也禮以忠信卑讓卑

處己讓禮之宗也禮以卑讓辭不忌國叔弓之言必稱舊好是不

忠信也非忠信者先國後己叔弓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

也卑讓也非卑讓者詩曰舉大雅民勞詩敬慎威儀恭敬謹慎

其威以近有德以親近有德之君子夫子近德矣夫子謂叔弓近於有德矣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黑即子皙將作禍亂欲去游氏游氏大夫叔之族

害其族○去上聲而代其位而代游吉之卿位傷疾作而

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疾發作而不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

族與鄭諸大夫產在鄙子產時在邊鄙之邑聞之聞其事懼弗及

懼已殺子皙弗及其事乘遽而至遽傳車驛馬也使吏數之子

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子皙伐伯有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以其時務

而末爾討也未暇討爾有亂心無厭汝好亂之命

國不女堪鄭國不可容忍專伐伯有不請君命而

罪一也此汝一罪昆弟爭室子皙子南爭徐吾犯之妹而罪二也此汝二罪

薰隧之盟在元年六月女矯君位謂使大史書七子而罪三也此汝三罪

有死罪三汝有當死三罪何以堪之其何以當之不速死若汝不速

大刑將至將明正汝之典刑再拜稽首辭子皙再拜稽首致辭曰死

在朝夕言已傷重無助天為虐天已虐已以病子產無更助天為虐

曰人誰不死言人皆有一死以人不終以善終命也命所當然

作凶事所作凶惡之事為凶人則為凶惡之人不助天我不助天其

助凶人乎其助汝為惡以逆天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皙子褚師市官也子

之方者孰能之何

按游楚鄭穆公孫即公孫楚出上文

經世鈔子產此舉共大國幾於打死蛇矣然之命

諸大夫殺伯有或止於快怒而不能

正國紀此子產所以乘遽至而使吏數

之也且子皙罪重子南子南放而子

哲無罪子產失刑矣故欲及其未死

以補前失魏世倣乘遽而至此子產先之所以三不討也

穆文熙薰隧道名鄭盟子楚於此而子哲強入之同上除此大數不勞餘力非有絕入之方者孰能之何

言僑之才不勝德乎
經世鈔命也妙語
非子產則子哲之
死必不如此可觀
鍾伯敬印也若才
子產此言忠厚而
正直公孫黑亦且
長賔地下矣
補注加水焉傳見
子哲三罪子產不
能以時討故經無
異文

晉侯又請以其子產曰印也若木言汝子若木君將任之
子為市官
君將舉而不木若木無能將朝夕從女若將祭而戮之女罪之不恤
汝罪當死而又何請焉又何暇為不速死若不早司
冠將至司冠主刑將收汝而戮之七月壬寅縊子哲自經而死尸諸周氏
之衢衢道也陳子哲之尸於衢道以示戮加水焉書其罪於木○晉少
姜卒夏娶齊女至是而卒公如晉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
伯來辭晉侯溺於所愛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曰非
伉儷也言少姜非嫡夫人伉儷之請君無辱請君無辱請魯君
來魯公公還魯公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祔服於晉叔向言陳
無字於晉侯叔向為陳無字曰彼何罪彼陳無字何所得罪君

辱者公也至如季
孫宿如晉蓋公既
返矣猶有所未盡
於心故遣宿將命
以終其事焉耳此
理易見而公羊乃
曰至河乃復不敢
進也穀梁曰恥如
晉者有疾也公不
得入宿得入惡季
孫宿也何氏曰乃
者難辭也及使聖
人之意晦而不明
悉皆非也

使公族逆之晉使公族大夫韓須逆如齊使上大夫送之齊使上大夫陳
無字無字猶曰不共猶曰不共不共送過迎班猶以齊為君求以食是晉之求
於齊已過於貪晉國不共而執其使而執他國之使君
刑已頗晉之用刑偏頗不平何以為盟主何以主諸侯之盟且少姜有
辭且少姜嘗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晉侯從叔向赦無字使歸○附錄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鄭使印段如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